文字學概論目次

一　解題

文字學是一種科學，是說明文字底性質和效用，以及它的形態意義和聲韻底發生和演變的科學。但是文字是因爲國家或民族底不同而不同的，文字學所研究的對象，自然也跟着不同。現在所研究的，是被稱爲中國國文的文字學，所以可以稱爲國文文字學。或許有人說，『中華民族，是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的。這五族都有文字，那末，中華民國底國文，共計有五種；國文底名稱，不應該由漢族所用的文字來獨占』。這話似乎也頗有道理。但是，(一)漢族在五族裏面，人數占得獨多，文化也處於最高的地位；(二)滿蒙回各族，差不多都能懂得漢文，尤

其是滿族，因爲被漢族文化所征服，連懂得本族文字的，也寥寥無幾了；(三)漢文在習慣上向來被稱爲國文，將來的趨勢，也一定成爲事實上的國文：所以稱研究漢族底文字的文字學爲國文文字學，並非過分。至於本編所說明的，只是國文文字學底概略，所以稱爲國文文字學概論；而把文字的形態意義和聲韻三部分，詳細地分別研究起來，還應該另作各論。

二　文字底性質和效用

大家知道，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而語言是發表思想的。所以語言就是發表思想的工具，文字就是記錄語言的工具，也就是發表思想的工具；不過語言是用聲音作符號而直接表出思想的，文字是用形態作符號，而直接記下語言，間接表出思想的。人類在不曾創造文字的時候，早已有了語言；所以人和人間，能把意思互相傳達，感情互相聯絡，知識互相教導，而組織比較複雜，常常演進的團體。但是聲音的符號，是時間性的，是跟着時間底過去而消滅的；一經消滅，便只能在聽者底回憶上再現；而且在空間上也受着限制，不能傳到較遠的地方。時間上

既不能久留，空間上也不能遠達，都要憑着口耳相傳；所以在只有語言的時候，人類不能組織較大的團體，也不能有分明的歷史。到了發明了文字，就把這種困難解除了。因為形態的符號，在時間上可以留得很久，在空間上可以傳得很遠；所以社會底組織能夠擴大，人羣底文化也能夠加速地增進。人類所以不同於其它動物，自然有許多原因；但能夠用語言，是最要的原因之一。文明人所以不同於野蠻人，自然也有許多原因；但能夠用文字，也是最要的原因之一。

文字既然是記錄語言的，所以文字底性質，合語言底性質有密切的關係。世界上的各種語言，語言學者依着語言形態底特質，大體上分為三類：(一)孤立語，(二)黏著語，(三)曲折語。

(一)孤立語　語詞底形態上，沒有表示語法上的關係的變化，不能表出語詞相互間的聯絡關係。中國底語言，是屬於這一類的。例如『在止於至善』，善字是名

詞。『善善惡惡』，第一個善字是動詞，第二個善字是名詞。『其言也善』，善字是形容詞。『善搏虎』，善字是副詞。如果只取善的一語，是名詞，是動詞，是形容詞，是副詞，不能知道；一定要從文句底位置上才能明白它底品詞的性質。所以中國語又稱爲列位語，就是從語底排列的位置上顯出語底品詞的性質。

(二)黏著語　把沒有獨立的資格的音或音節，——就是表示語法上的關係的成分，黏附在表示意義的成分——就是語底本體——底前面或中間或後面，而表示出語法底關係來；可是這些黏附上去的成分，合語底本體，不相混和，兩者的區別是判然的。日本語和朝鮮語，是屬於這一類的。

(三)曲折語　表示意義的成分，合表示語法上的關係的成分，完全混和而成爲一，或是這兩者非常緊密地相結附的。爲了表示語法上的形式的緣故，語根底內部的音變化着，再在語根上附加上接辭（上述黏著語底黏附上去的成分，黏附在前

面的稱爲接頭辭，在中間的稱爲插入辭，在後面的稱爲接尾辭，總稱爲接辭，）的也有。有些人稱這一類語言爲曲尾語，以爲只限于語尾底變化；其實不然。從語尾部分底變化，表示出語法上的形式的固然很多，但是語詞內部的母音變化的也有；以爲只限於語尾底變化，是不對的。印度日耳曼語，是屬於這一類的。

至於世界上的各種文字，文字學者大體上把它們分爲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兩類。

表意文字一類，更分爲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兩種。所謂圖畫文字，不是純粹的圖畫，不過是圖畫的成分比較顯著地表出的文字罷了。圖畫文字和圖畫底區別，就是圖畫是事物的，不可讀的，圖畫文字是語言的，合語言底聲音結合起來而可以讀的。從圖畫文字更進一步，就是象形文字。例如中國文字中的「山」和「川」，本來從圖畫而出的；但是楷書不消說，仰使是篆文隸書，它們底圖畫的成

分，在表面上也並不顯然地表示出來。這就是所謂象形文字。不過純粹的圖畫和圖畫文字，不能區劃很分明的界線；而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間，也是這樣。

表音文字一類，又分爲單節音詞表音文字，多節音詞表音文字和多節音詞表音分文字三種。單節音詞表音文字，是用一個文字表出一個單節音詞底一個音的。本來，在語言和文字底關係上，文字能夠表出語言底單位，是一句極限的話。語言底第一次的單位就是句子，但是表出一個句子的文字，是不存在的。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卽使不論怎樣簡單的國語，可以有無數的句子存在；如果有能表出一個句子的文字，那末，文字不得不是無數的了，到底是難供實用的。這表出單節音詞底一個音的文字，中國的漢字就是一個例。照普通講，漢字是表意文字，是象形文字，但這是簡單的分類，事實上並不如此，而是包含著種種的性質的。用作助詞的假借字『耳』和『焉』，從字體底起源上講，『耳』是耳朵底象

形，『焉』是鳶鳥底象形；可是用作助詞的時候，是單用它底音的，是屬於表音文字底性質的。又如形聲字『江』和『河』，也可以看作屬於表音文字的部類。因爲『江』和『河』底『工』和『可』，不過是表出音的。偏旁的『氵』，是水底象形底變化；所以它們是象形的——就是表意文字的——成分，和表音的——就是表音文字的——成分結合起來的。但是漢字底這一類的偏旁或上下，不過是一種識別的限定成分，是象形的；而它們底顯著的特徵，可以說是在表出一個單節音詞底一個音的性質。多節音詞表音文字，是用一個文字表出一個多節音詞底可以分析的一個音節的。日本底平假名和片假名，就是這種文字底代表。例如日本人稱你爲『アナタ』，是一個多節音的詞。『ア』和『ナ』和『タ』，都是一個多節音詞中可以分析的一個音節，是每一個音節都用一個文字表出它的。從多節音詞表音文字更進一步，就是多節音詞表音分文字，所謂音分，是指一個音節底成分而言，就是構成一個

音節的母音或子音。這種文字所代表的，是分解語言而得到的最終的成分，就是構成一個音節的成分。用在語言上的一切不同的音節底成分，各各用不同的符號記出的，是理想的表音分的文字；但是這種理想的文字，是實際上不存在的，像歐洲各國所用的字母，可以算是表音分文字底代表的文字。不過這種文字，也有種種的差異。只就它們底主要點上區別起來看，有像歐洲底字母，把子音和母音作對等看的文字組織以及像印度底梵文，把母音分作獨立的母音和音節構成的母音，而音節構成的母音是認為從屬於子音，而用別種的符號表出的文字組織。以上的分類，只是從大體上觀察文字的結果：如果細說起來，兼有多節音詞表音文字和多節音詞表音分文字的兩種性質的也有。

照前邊所說，中國底漢字，是單節音詞表音文字。所謂詞，就是說話的時候表示思想中一個意象——就是觀念——的語詞；所謂單節音詞，就是一個語詞，

只有一個音節。拿一個音節表出一個觀念，就拿一個符號來表出一個音節，所以叫作單節音詞表音文字。但是這不過是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或者從前造字的時候是這樣，而現在已經不如此。例如蝴蝶、蟋蟀、小孩子、便宜、分付等，都不能認爲單節音詞了。不過大體上說漢字是單節音詞表音文字，也是不妨的。

一般的文字學者，雖然把世界上的文字，只分爲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兩類；但是這種分類法，實在是不精確的。構成文字的要素，有形態，意義和聲韻三者；而形態這一個要素，本來都是從象實物底形體的象形文字上遞嬗出來的。所以文字底種類，應該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三類；而中國底漢字，就是備具這三類的。他們所謂表意文字中的象形文字，實在就是表形文字；而中國底漢字，在表形文字以外，還另有表意文字。不過表音文字，固然是表音的符號，而表意文字，既用這個符號表意，同時也就用這個符號表音；表形文字，既用這個

符號表形，同時也就用這個符號表意而且表音。從表音方面看，表形文字和表意文字都是表音的符號；而中國底漢字，又多數是拿一個音節表出一個觀念，就拿一個符號表出一個音節的；所以說它是表音文字，是單節音詞表音文字，也是可以的罷了。

從語言底分類上看，中國底漢語，是孤立語；從文字底分類上看，中國底漢字，是單節音詞表音文字：那末，這兩者底密切的關係，可以看出來了。因爲語言是孤立語，所以不需要多節音；因爲沒有語尾，沒有語尾底變化，沒有語詞內部母音底變化，所以只消拿一個符號表出一個音節，而成爲單節音詞表音文字。

三 文字底三要素

前邊說過，語言和文字，都是發表思想的工具；所以語言和文字底效用，都在乎表出意義。不過語言是用聲音作符號而表出意義的，而文字是用形態作符號而記下語言底聲音，表出語言底意義的。文字合語言底不同，就是多了一個形態的符號；所以形態是文字底特徵，而意義却是合語言共同的第一要素。沒有意義的聲音，不成爲語言；沒有意義的形態，也不成爲文字。用形態表出意義，不只是文字如此。例如圖畫，也是用形態表出意義的；沒有文字的時候的所謂結繩，也是用形態表出意義的。不過它們都缺了一種要素，就是沒有聲音，是不可以依

着語言底聲音讀出的。所以聲音是文字和語言所共有的第二要素。沒有聲音的意義，只有思想；沒有聲音的形態，只有圖畫或記號。至於第三要素，當然是形態了。只有聲音和意義而沒有形態，便只是語言而不是文字。不論何種文字，都備具這三種要素；而因爲意義和聲音，都仗着形態表出，所以形態雖然是第三要素，卻是文字底最重要的要素，也可以說是最表面的要素。但是這所謂形態，只是符號底形態，不是專指象形文字底形。象形文字底形，是指所象的實物底形體而言，是形態底一部分。符號底形態，表出實物底形體的，是表形文字，就是形符；表出一個具體的或抽象的觀念的，是表意文字，就是意符；單表出一個聲音的，是表音文字，就是音符。形符底使用，是最早的；其次是意符，最後是音符。中國底漢字，是這三種兼用，而且錯綜起來用的，所以漢字底造字原則，有所謂六書。

四 文字底起源

中國向來的傳說，都以爲漢字是倉頡所造；可是好笑得很，倉頡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人，至今沒有人弄得清楚。其實，這種無聊的問題，咱們可以丟開不管；因爲文字是民族的社會的產物，是自然地偶然地產生的，決不是某一個人製造出來的。咱們所要講的文字底起源，並不是說明文字是起源於某一個人底製作，而是說明文字是從某一種東西演變出來的。

向來的見解，都以爲文字是起於象形的；換句話說，就是文字是起源於圖畫的。然而文字底發生，實在有記號和圖畫的二源；而且記號底起來，似乎更早於

圖畫。試看周易繫辭下篇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敍說：

……神農氏結繩爲治，……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所謂結繩，就是一種記號。書就是箸，也就是刻畫底畫；契就是栔，也就是刻畫底刻。這不但中國上古時代如此，現在未開化的野蠻民族，還有實行結繩以作記號的。可見未有文字的時代，先用結繩以作記號；後來漸漸進化了，就把這種結繩的記號，刻畫在甲骨金石竹木上，便成爲文字。這就是所謂「易之以書契」。記

得蔡元培先生曾經說過：現代某種民族，把繩子一條一條地結在木橛上以一條表示一，二條表示二，三條表示三。因此推知中國篆文『一』『二』『三』三個字底古文作『弌』『弍』『弎』，反比篆文更繁複；就是不但把所結的繩子刻畫下來，而且把木橛也刻畫下來，而以弋象木橛的。後來把木橛省去不刻畫了，便成為篆文底『一』『二』『三』（原文如何，因為一時無從檢尋，已經記不清楚了，這只是大意如此）。這話雖然只是一種類推，而所謂古文，也並不一定早於篆文；然而『一』『二』『三』等字，發生較早，只是一種簡單渾淪的記號，而不是圖畫，是很明白的。文字最初的發生，是把結繩的簡單渾淪的記號，刻畫到甲骨金石竹木上來，也是比較地可以相信的。至於圖畫，是比較繁複分明的工作，比用結繩的方法作簡單渾括的記號難得多；要等到發明了刻畫記號的方法以後，更進一步，才能發明圖畫的方法。先有記號，後有圖畫，正合從簡單到繁複，從渾淪到分明的進化通則相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文字是發生於記號和圖畫二源的，而記號一源，更早於圖畫。換句話說，也可以說圖畫是由記號演進的。因爲把簡單渾淪的記號，漸漸地繁複分明起來，就漸漸成爲圖畫；而把結繩的記號刻畫在甲骨金石竹木上，廣義地說，也可以說是最初的圖畫。

關於許氏所說，結繩是不是神農氏時代，倉頡是不是黃帝時代，書契是不是倉頡所造，乃至神農氏、黃帝和倉頡等，中國古代有沒有這個人，當然都是疑問。但是古人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因而造成書契，或許有這麼一回事。因爲人類當初只知道結繩記事；後來看見鳥獸底蹏，還能印出迒迹來，人類底手，難道不能嗎？鳥獸蹏迒之迹，還有分理可相別異，人類底手刻畫起來，難道不能嗎？因此仿效鳥獸蹏迒之迹，用手刻畫起來，造成書契，以代結繩了。然而所仿效的，只是鳥獸蹏迒之迹，所以初作書的時候，只是把鳥獸蹏迒之

跡，照樣——（就是『書者如也』的『如』——地刻畫在甲骨金石竹木上，而只是些簡單渾淪的幾何學點線面式的記號。並且這些記號，還只是一個記號，只是有形態有意義的記號，而不是有聲音可讀的文字。後來因爲既有形態，漸漸地把它合語言底聲音結合起來，成爲有聲音可讀的記號文字：是合由圖畫而成爲有聲音可讀的圖畫文字的過程一樣的。

照前邊所說，文字是起源於記號和圖畫兩者：由記號而演成記號文字，由圖畫而演成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記號文字是形意兼表的，就是六書中所謂指事字：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是表形的，就是六書中所謂象形字。

五　文字底構成

向來研究中國漢字的，把文字分爲六類，定下六種類例；這六種類例，稱爲六書。從前的人，差不多都以爲六書是造字的原則，是有人先規定了六種造字的原則，再依著原則造字的；換句話說，就是先有六書，後有文字。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所謂六書，只是後來硏究文字學的，從全體文字中歸納出來的六種構成文字的原則罷了。所以先有文字，後有六書；正合先有詞句，後有文法，先有文辭，後有修辭法和作文法一樣。並且，文字構成的原則，是不是只有這六種，在現在看來，也是一個疑問。有許多文字，拿六書說明起來，常常感覺到困

難；所以六書說是不見得完備的，也許可以有七書八書乃至十書以上。不過，六書說總算是能夠顧到形體意義聲音三方面，而且能夠顧到形體意義聲音三者參互錯綜起來的三方面的；所以也可以說是比較完備的。它在中國文字學歷史上，又是已經成立了二千多年，而經過許多學者底研究的；所以要明白中國漢字構成的原則，應該把它先說明一下。

六書這個名詞，最先見於周禮地官保氏：

> 下大夫職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

周禮本來是一部僞書，有幾個學者，說它是西漢末年劉歆所僞造；而說起六書的班固漢書藝文志，也是出於劉歆七略的。所以六書說至遲是西漢末年已經成立了。至於它底細目，周禮上不曾說起。咱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是班固漢書藝文志，其次是鄭衆周禮注，其次是許愼說文解字敍；這三家都是東漢人。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漢書藝文志。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周禮保氏鄭玄注引鄭衆說。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許愼說文解字敍。

三家所說，次第不同，名稱也微有不同；而許愼一說，有定義，有舉例，是比較

周密的，可稱後來居上。關於次第和名稱底是非，且等下面再說；現在且就許氏一說，說明它合形體意義聲音三要素的關係。

中國底漢字，是形符意符音符三者兼用，而且錯綜起來用的；所以有——

(一)純形符字

(二)純意符字

(三)純音符字

(四)形符兼意符字

(五)形符兼音符字

(六)意符兼音符字

六種。這六種中的純形符字，就是象形字。許氏所下的定義，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所舉的例，是『日』『月』兩字。這是很明白的。所謂象形的形，是一切

實物底形體；詰詘地隨體畫成其物，就是象形；所以象形字是純形符字。純意符字，就是會意字。許氏所下的定義，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所舉的例，是『武』『信』兩字。『誼』就是意義的義底本字；『合誼』就是合成一個意義。『比類合誼』，就是把兩個形態不同的文字相比，合成一個意義。止戈爲武，人言爲信，都是把兩個形態不同的文字合起來，成功一個意義的。所以會意字是純意符字。純音符字，就是假借字。許氏所下的定義，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所舉的例，是『令』『長』兩字。『令』底本義是號令，『長』底本義是久長。漢代一縣底行政長官，大縣稱爲令，小縣稱爲長，都是『本無其字』的；因爲合號令的令，久長的長聲音相同，就假借它們來使用，這就是所謂『依聲託事』。所以假借字是純音符字。形符兼意符字，就是指事字。許氏所下的定義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所舉的例，是『上』『下』兩字。『視而可識』，所視而識的是形符；『察而見意』，所

察而見的是意符。所以指事字是形符兼意符字，是無可疑的。但是指事字很容易合象形字和會意字相混，所以從前的文字學者，多有不明白它底範圍的。其實，會意字是兩個以上的形態意義聲音都不相同的文字（注意：有形態，有意義，兼有聲音可讀，三種要素具備的，才是文字。）相會合而成；而指事字不是這樣。象形字是專象實物底形體的；而指事字不是這樣。試看『上』『下』兩字，篆文作『丄』『丅』，或『丄』『丅』，或『𠄞』『𠄟』，是合兩個簡單渾淪的形符而成。這兩個簡單渾淪的形符，都不是文字而只是記號（『一』不是單一的一，只是一個無聲音可讀的記號）；它底意符，就在兩個形符相與之間，所以合會意字不同。這兩個形符，所象的是比較抽象的幾何學上點線式的形體，而不是具體的實物底形體，所以合象形字也不相同。象形字雖然也有拿兩個以上的象實物底形體的形符合成一個複合象形字的，但是既不是合成一個意義，又不是有意符在兩個形符相與之間，合會

意字和指事字都不相同。指事字底形式，雖然不止這一種；但是就這一種看，已經可以明白指事字，是形符兼意符字了。形符兼音符字，就是形聲字。許氏所下的定義，是『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所舉的例，是『江』『河』兩字。『事』就是『物』，而比物底意義更廣，是包括實物底形體性相和效用而言的。『以事爲名』，就是依着實物底形體性相和效用三者，隨事立一個不同的名；而這個名還是依着實物底形體，所以仍用一個象實物底形體的形符。『取譬相成』，是取一個合這個名底聲音相同的聲符來譬況它底聲音，把它加在形符上，合成一個形符兼音符字。試看『江』『河』兩字。江和河同是一條水；而因爲形勢和所在地底不同，一條水叫做江，一條水叫做河，各立了一個不同的名。這兩個名既然各有它底不同的聲音，單用一個象實物底形體的形符水字，是不能表出的；應該各取一個合這兩個名底聲音相同的音符『工』和『可』來譬況它，加在形符上，合成江字和河字。所以左旁

的水，是象形字，是一個象實物底形體的形符；而右旁的『工』和『可』，各是一個假借的音符；形符和音符相合，便成爲形聲字。意符兼音符字，就是轉注字。許氏所下的定義，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所舉的例，是『考』『老』兩字。關於轉注的解釋，向來最爲紛歧。從許氏以後，異說蠭起，沒有一個人能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其實向來解釋轉注者錯誤，從誤解形聲而起；而誤解形聲者底錯誤，又從誤解形聲底形字而起。向來解釋形聲者，以爲形聲的形就是一切文字底形態，所以凡是一個有形態的文字上，加上一個音符，都是形聲字。不知這是大誤的；而對於轉注的誤解，也就起源於此。試看許氏所舉轉注的例，是『考』『老』兩字。老从人毛匕，明明是一個會意字；考从老省，丂聲，如果依向來解釋形聲者底說法，明明是個形聲字。兩字既然都有所屬，何必另立轉注一書而說這兩字是轉注字呢？要知道形聲的形，就是象形的形，而象形的形，又是嚴格地指畫成的物形

而言。所以形聲字底形符兼音符，是從專象實物底形體的純形符字上加一個音符，就是從象形字上加一個音符，並非不論哪一個有形態的文字上加一個音符。這是看了前邊象形和形聲底定義底解釋，就可明白的。從前的文字學者，誤解了形聲字底形字，把形聲字底範圍擴大了，把轉注字都誤認作形聲字，所以轉注字底定義，老是解釋不清楚；現在把轉注字從向來誤認爲形聲字的範圍中提出來，回復它意符兼音符字的本來面目，許氏轉注底定義，才可以有正確的解釋。轉注底『轉』，是指聲音底轉變。意義雖然同出一源，而聲音已經轉變，不能仍用元來的本字，於是不能不另造一個新字。轉注底『注』，是『屬』底意思，是『綴』底意思。所以轉注底意義，是說意義雖然同出一源，聲音已經轉變，不能仍用元來的本字；於是在元來的本字上，屬綴一個音符上去，造成一個新字。『建類』的『類』，是合已經轉變的聲音相類的音符，是合形聲字定義中『取譬相成』的譬字意義相像。

『建類』的『建』，是『立』底意思，也就是轉注的注字底意思。『一首』的『首』，就是『始』底意思，就是元來的本字。『建類一首』，是說一個元來的本字底聲音已經轉變了，於是把那合已經轉變的聲音相類的音符，建立(就是屬綴，就是注)在一個元來的本字底旁邊。『同意相受』的『受』，合『據形系聯』的『系聯』，意思相似，合周易序卦傳中『受之以屯』，『受之以蒙』，『受之以需』，……的『受』相似。屯不必合乾坤兩卦完全同意，蒙不必合屯卦完全同意，需不必合蒙卦完全同意。但是因爲『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屯者，盈也』，屯合乾坤底意義有互相關聯之處，可以據意系聯；蒙和屯，需和蒙也是如此；所以乾坤之後受之以屯，屯之後受之以蒙，蒙之後受之以需。許氏所謂同意相受，只是據意系聯的意思。轉注底解釋，轉注定義底解釋，這樣才比較地正確了。所以『老』是一個原來的本字[18]；聲音轉變而爲『考』，便屬綴一個『丂』的音符上去，造成考字。『老』就是『一首』；『丂』

就是建立在老字之下的一個合那從老字轉變出來的考字底聲音相類的音符，考字既經造成，而它底意義，仍舊受之於『老』；所以『考』和『老』是同意相受，考字是一個轉注字，是一個在純意符的會意字老字之下，建立一個『丂』的音符上去的意符兼音符字。或許有人懷疑說，「其餘的五書，所舉的例，都是姊妹式的同等的兩字；何以轉注一書底舉例，卻用子母式的不同等的兩字呢？何以不用『考』『耋』兩字，作姊妹式的同等的舉例呢？何以形聲一書底舉例，不用子母式的不同等的『水』『江』兩字，而用姊妹式的同等的『江』『河』兩字呢」？這是因爲『形聲』兩字，已經顯然地表出形符兼音符的意思；而水是象形的形符，『工』和『可』是音符，又是很顯明的；『江』和『河』是『以事爲名』，『工』和『可』加在形符『水』底旁邊，是『取譬相成』，也是比較地容易明瞭的；所以只用姊妹式的同等的『江』『河』兩字，作爲舉例。至於轉注兩字，卻不曾顯然地表出意符兼音符的意思；而定義中的

『一首』，又須用老字來表出，以顯出考字底合它同意相受；所以用子母式的不同等的『考』『老』兩字，作爲舉例。或許又有人說，「那末，這一書底名稱，爲什麼不用『意聲』兩字，很分明地顯出它是意符兼音符字來呢」？這是因爲轉注一書底範圍內，不止是純意符的會意字上加上音符的字，還包含着指事字加音符，形聲字加音符，以及轉注字再加音符的各類字；不比純形符的象形字上加上音符而成爲形聲字，是很單純的。如果用『意聲』兩字作這一書底名稱，便嫌太窄狹而不能包容了。或許更有人問，「純意符的會意字上，加上音符，稱爲意符兼音符字，固然合理；但是指事字加音符，形聲字加音符，以及轉注字再加音符，何以也歸入這一類呢」？這是因爲指事字雖然本是形符兼意符，形聲字雖然本是形符兼音符，轉注字雖然已經是意符兼音符，而一經構成了一個文字，便只是表意的一個意符。試看會意字是兩個以上的文字合成的，把兩個以上的文字底意義合成一

個意義；例如取止字底意義和戈字底意義合成止戈爲武的意義，取人字底意義和言字底意義合成人言爲信的意義；這時候『止』和『戈』，『人』和『言』，只各當作表意的一個意符看，不再當作純形符或形符兼音符看，就是很明白的例證。所以轉注字是意符兼音符字，包含着會意字加音符，指事字加音符，形聲字加音符，以及轉注字再加音符的各類字，是無可疑的。

現在把六書底體系，列成左列的六個公式和一圖一表：

六書體系公式

純形符＝象形

純意符＝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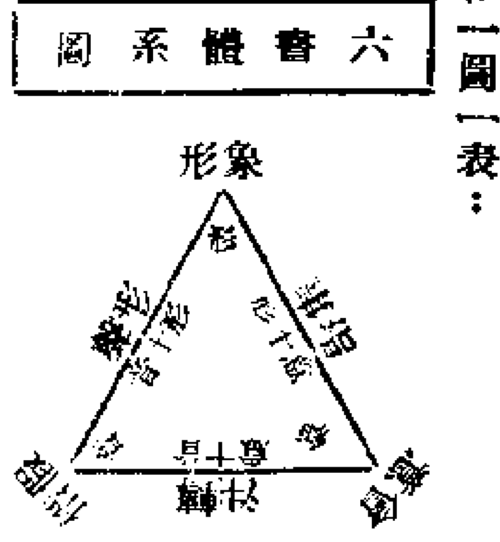
純音符＝假借

形符＋意符＝指事

形符＋音符＝形聲

意符＋音符＝轉注

六書體系圖



六書體系表

象形——形符——形符兼意符——指事

會意——意符——意符兼音符——轉注

假借——音符——音符兼形符——形聲

六　文字發生和演變的次第

班鄭許三家所說的六書，不但名稱微有不同，而且次第也各不相同。從前的文字學者，有專主一說而非難其餘兩說的，也有兼採兩說，依違其間，說兩說各有理由，各加以不同的解釋，而非難其餘一說的。名稱底問題，不過大同小異，不是重要的問題，且丟開不管，而承認許氏底名稱。因爲他合班氏，所不同的只是兩個字；而指事比處事，形聲比諧聲，都格外明瞭。至於次第問題，咱們從文字發生和演變的見地上觀察起來，也可以承認許氏一說是合理的。

依前邊所說，文字是發生於記號和圖畫二源的；而記號一源，更早於圖畫。

由記號而演成記號文字，就是六書中所謂指事字；由圖畫而演成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就是六書中所謂象形字。所以許氏把指事字列在象形字底前面，這一點是合於文字發生和演變底次第的。許氏說：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這所謂『依類象形』，是包括最初的指事字和象形字而言的。因爲最初的指事字，是把簡單渾淪的結繩的記號刻畫到甲骨金石竹木上來，也可以說是圖畫，也可以說是象形。所謂『形聲相益』，是包括形符加形符以表出意符的複合指事字，形符加形符的複合象形字，形符加音符的形聲字而言的。最初的指事字，是只有一個簡單渾淪的形符，而意符就包含在這形符上的。例如『一』，只是一個簡單渾淪的形符；一畫就是它底形，而只有一畫，就是它底意。又如『丨』，上下通也；

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只是一個簡單渾淪的形符：『丨』就是它底形，而引而上行和引而下行就是它底意。又如『乙，艸木冤曲而出也』，只是一個簡單渾淪的形符；『乙』就是它底形，而冤曲之象就是它底意。這類指事字，只是一個記號，既是簡單渾淪的形符，同時也就是意符。再進一步，漸漸地繁複分明起來，於是把兩個以上的簡單渾淪的形符，合成一個指事字；而意符就在兩個以上的形符相與之間。例如『丄』和『丅』，各以簡單渾淪的形符『丨』和『一』合成一個指事字；而把『丨』放在『一』底上面，和把『丨』放在『一』底下面，就是它底意。又如『中』，以簡單渾淪的形符『丨』和『○』合成一個指事字；而把『丨』放在『○』底中間，就是它底意。這類指事字，是形符加形符以表出意符的複合指事字，是形和形相益的。至於象形字，除單象一個實物底形體的象形字以外，還有複合象形字。例如『苗，艸生於田者，从艸田』，是用『田』和『艸』兩個象形字合成一個象形

字的。又如『須，頤下毛也，从頁彡』，是用『頁』和『彡』兩個象形字合成一個象形字的。又如『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是用『犬』和『彡』兩個象形字合成一個象形字的。又如『夏，中國之人也，从夂从頁从臼，臼兩手，夂兩足也』，是用『頁』和『臼』和『夂』三個象形字合成一個象形字的。這些都是形符加形符的複合象形字，也是形和形相益的。除這兩種形和形相益的以外，還有形符加音符的形聲字，便是形和聲相益的了。形和形相益的複合指事字和形和形相益的複合象形字既然發生，它們一面是形體和形體相益，一面也是形態和形態相益的。所以人們覺得兩個以上的表形的形體，既然可以合成一個意義；那末，兩個以上的表意的形態；當然也可以合成一個意義；於是會意字就從此發生了。形聲字底發生，大約在會意字之後。它底發生的原因，是因爲實物底形體性相效用變化了，聲音也跟着變化了，不能單用原來的形符，而讀作已經變化以後的聲音；於是只能就原來的形

符旁邊，加上一個合已經變化以後的聲音相同的假借的音符上去，以便『取譬相成』。由圖畫而演成圖畫文字或象形文字，就是把圖畫合語言底聲音相結合；現在由象形文字而演成形聲字，也是把象形字合別一個聲音相結合。不過前者是就形符讀出一個聲音，而後者是就形符加上一個音符，以便另外讀出一個聲音罷了。形聲字既然發生了，純形符的象形字，是可以加上音符而另讀一個聲音了；同樣，純意符的意符字，也有起了變化，意義雖然同出一源，而聲音已經轉變了的，當然也可以在无來的本字上，加上一個音符，而使它成爲意符加音符的轉注字。所以形聲承象形字之後，而轉注字承會意字之後，是表明兩兩互相系屬的關係。會意字底發生，實際上未必一定在形聲字之後。不過因爲要使形和形相系屬，意和意相系屬；所以形聲字底位置，在順序上放在會意字之前了。到了形符加音符的形聲字和意符加音符的轉注字發生，已經知道用假借的音符了；可是還

不能合形符或意符脫離而獨立。於是更進一步，便脫離形符或意符，而成爲獨立的純音符字，這便是假借字。現在把六書發生和演變的次第，用圖式表出如左：

六書發生演變次第圖

(一)指事＝形符＋意符
　形符 → (二)象形＝純形符──(三)形聲＝形符＋音符
　意符 → (四)會意＝純意符──(五)轉注＝意符＋音符
　(三)、(五) → (六)假借＝純音符

照此圖，從形符加意符的指事字起，形和意分爲兩支，平行地演進，指事字底形符，演進而成爲純形符的象形字，指事字底意符，演進而成爲純意符的會意字。純形符的象形字加上音符，演進而成爲形聲字，純意符的會意字加上音符，演進而成爲轉注字；於是更進一步，脫離了形符或意符，演進而爲純音符的假借字；

而平行的兩支，到此又合而爲一了。許氏說文解字敍，因爲作一直線的敍述，所以形聲底位置，在會意之前；其實，他所定的次第，在三家之中，是最合於文字發生和演變的次第的。

七　文字底形態

形符底形，六書中象形字和形聲字底形，都是指所象的實物底形體而言，是形態底一部分。這所謂文字底形態，卻是符號底形態，是包括六書全部的。因爲不論是形符意符音符，都是一個符號，都是有形態的。現在所要說的，是形態底發生和演變；分作兩部講：(一)形態底組織方面；(二)形態底型式方面。

(一)形態底組織方面。許氏說文解字這一部書，是說明文字形態底組織方面的發生和演變的。但是許氏所見的是東漢時代所能見到的文字；而他就根據那時候所見到的小篆底形態，拿六書說來作說解。在那時候，確是也可以稱爲能用

歸納方法的。所以兩千年以來的文字學者，大多數都祖述他這一部書。宋代底王安石，曾經作過一部字說，別出心裁地來解釋文字底形態。例如說文解字說，『篤，馬行頓遲也，从馬，竹聲』，是形聲字；而他却說『以竹鞭馬謂之篤』，把它說成會意字。又如說文解字說『波，水涌流也，从水，皮聲』，是形聲字；而他却說『波爲水之皮』，也把它說成會意字。同時的人，就譏笑他說，『以竹鞭馬謂之篤，那末，以竹鞭犬便應該說謂之笑了。但是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呢？波爲水之皮，那末，滑便應該說爲水之骨了。但是滑怎麼是水之骨呢』？這種譏笑，固然是很對的。然而現在咱們所見到的文字，比許氏更多了，而且比許氏所見到的更古了。看了這些更古的文字，再回頭來看許氏底說解，覺得他有許多都是瞎說；而說文解字這部書底價值，簡直合王安石底字說差不多。例如說文解字說，『宮，室也，从宀，躳省聲』，是形聲字；但是甲骨文的宮字，卻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

實在是個象形字。又如說文解字說，『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亍』，是會意字，但是甲骨文的行，卻作卄，㣔，彳等形，實在是個象形字。所以照現在看來，許氏據小篆底形態來瞎說的地方頗多，可笑的程度，不見得比王氏字說為低。不過他所用的六書說，雖然未必能說明文字形態底全體，常常要發見例外；但是它畢竟是比較地從歸納方法所得到的結果，而且經過二千年來的文字學者底研究解釋，已經較有頭緒；所以現在且依着許氏底次第，就六書說來說明文字形態底組織方面的發生和演變。

(一)指事　指事字是形符象意符字。指事字所用的形符，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簡單渾淪的幾何學中點線面式的形符；第二種是寫象實物底形體的形符；第三種是從重疊正反向背顛倒俯仰等作用上表出的形符；第四種是從引長減少等作用上表出的形符。第二種中，又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是沒有聲音可讀的形體；

第二組是有聲音可讀的形體，就是象形文字。第一種形符是比較抽象的，第二種是完全具體的，第三種是完全抽象的，第四種是比較具體的。指事字所用的意符，可以分爲六種：第一種是由第一種形符兼任的；第二種是從一個形符底變化上表出的；第三種是從一個形符底重疊上表出的；第四種是從兩個以上的形符底聯綴的關係上表出的；第五種就是第一種，但它是已經退處於意符的地位，而不再兼任形符的；第六種就是指事字形聲字會意字轉注字（因爲這些字雖然就構成的成分方面講，有形符加意符，形符加聲符，純意符加意符加聲符的區別，但是構成一字之後，便都成爲一個表意的意符）。第一第五兩種，只是一種，合第六種都是比較具體的；第二第三第四三種，是完全抽象的。指事字就依着這四種形符和六種意符而組織成功它們底形態。現在把它們分爲（一）單形符指事字；（二）變形符指事字；（三）疊形符指事字；（四）複形符指事字；（五）形符加意符字；（六）意

符加形符字；(七)變意符指事字七類。

第一類　單形符指事字　這類指事字，是單用第一種形符構成的。例如——

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案這幾句話，是許氏對於一字的玄學的解釋，咱們可以不去理他；只知道一畫就是它底形，而只有一畫就是它底意。

丨，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案這實在就是古代進退兩字。丨就是它底形，引而上行和引而下行就是它底意。

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案這實在是象火炷之形的。結繩時代，有所絕止，用火炷在繩子上燒一下，就是所謂『丶而識之』；到了有文字的時代，有所絕止，便把火炷形刻畫下來，作爲絕止的符號。後來音變爲逗，就是句讀底讀。所以丶就是它底形，用丶作絕止符號就是它底意。

乃，曳詞之難也，象气出之難也。乃是它底形，气出難之象就是它底意。

乚，匿也，象迟曲隱蔽之形。乚是它底形，迟曲隱蔽就是它底意。

厶，姦衺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今本韓非子營作環)。厶是它底形，自環就是它底意。

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也，乙是它底形，冤曲而出就是它底意。

〇，回也，象回帀之形。〇是它底形，回帀之象就是它底意。

𠄌，鉤逆者謂之亅，象形。𠄌是它底形，鉤逆之象就是它底意。

丿，右戾也，象左引之形。丿是它底形，右戾左引就是它底意。

𠂆，抴也，明也，象抴引之形。𠂆是它底形，抴引之象就是它底意。

以上十一字，都是單形符指事字，都是單用一個簡單抽象的幾何學點線面式形符，而意符就由形符兼任的。是最初的指事字。

第二類　變形符指事字　這一類是就形符加以變化以見意的；又可分爲兩種。

第一種是就第一種形符加以變化以見意的；例如——

乚，鉤識也，从反亅。乚是它底形，反亅就是它底意。

𠄌，左戾也，从反丿。𠄌是它底形，反丿就是它底意。

乀，流也，从反𠂆，乀是它底形，反𠂆就是它底意。

第二種是就第二種形符加以變化以見意的；例如——

匕，相與比敍也，从反人。匕是它底形，反人就是它底意。

𠤎，變也，从到人。𠤎是它底形，到人就是它底意。

尸，陳也，象臥之形。尸是它底形，臥人就是它底意。

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𠫓是它底形，到子就是它底意。

㠯，用也，从反巳。㠯是它底形，反巳就是它底意。

県，到首也，県是它底形，到首就是它底意。

了，尦也，从子無臂，象形。把子的形符加以無臂的變化以見意。

孑，無右臂也，从了乚，象形。案這是把子的形符加以無右臂的變化以見意。

孓，無左臂也，从了亅，象形。案這是把子的形符加以無左臂的變化以見意。

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把木的形符加以曲頭的變化以見意。

夨，傾頭也，从大，象形。把大的形符加以傾頭的變化以見意。

夭，屈也，从大，象形。把大的形符加以夭屈的變化以見意。

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把大的形符加以交脛的變化以見意。

尢，尪也，曲脛人也，从大，象偏曲之形。把大的形符加以曲脛的變化以見

意。

凵，張口也，象形。把口的形符加以殘缺的變化以象張口以見意。

夕，莫也，从月半見。把月的形符加以半見的變化以見意。

片，判木也，从半木。把木的形符加以分半的變化以見意。

𣎵，古文欁，从木，無頭。欁，伐木餘也。把木的形符加以無頭的變化以見意。

這些字都是用第一種形符加第二種意符的，都是就一個形符，加以旋反、顛倒、減少、詰屈、交錯等變化，以作意符的。

第三類　疊形符指事字　這一類是把第一種形符或第二種形符重疊起來以見意的；又可分爲兩種。第一種是把同樣的形符重疊起來的；例如——

二，地之數也，从耦一。所謂『地之數也』，又是許氏玄學的解釋；其實它只

是把『二』的形符雙叠起來以見意。

三，數名，天地人之道也，於文，一耦二爲三成數也。這又是許氏玄學的話；其實只是把『一』的形符三叠起來以見意。

亖，籀文四。這是把『一』的形符四叠起來，或『二』的形符雙叠起來以見意。

从，相聽也，从二人。㐺，衆立也，从三人。這是把『人』的形符雙叠起來或三叠起來以見意。

吅，驚嘑也，从二口。品，衆庶也，从三口。㗊，衆口也，从四口。這是把『口』的形符雙叠起來或三叠起來或四叠起來以見意。

𠬞，竦手也，从兩手，𢪒之別體。這是把『手』的形符雙叠起來以見意。

㕛，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這是把『又』的形符雙叠起來以見意。

䀠，左右視也，从二目。這是把『目』的形符雙叠起來以見意。

顨，選具也，从二頁。這是把『頁』的形符雙疊起來以見意。

聑，安也，从二耳。聶，駙耳私小語也，从三耳。這是把『耳』的形符雙疊或三疊起來以見意。

惢，心疑也，从三心。這是把『心』的形符三疊起來以見意。

奻，訟也，从二女。姦，厶也，从三女。這是把『女』的形符雙疊或三疊起來以見意。

孨，謹也，从三子。這是把『子』的形符三疊起來以見意。

毳，獸細毛也，从三毛。這是把『毛』的形符三疊起來以見意。

雔，雙鳥也，从二隹。雥，羣鳥也，从三隹。這是把『隹』的形符雙疊或三疊起來以見意。

虤，虎怒也，从二虎。這是把『虎』的形符雙疊起來以見意。

䝿，頸飾也。从二貝。這是把『貝』的形符雙疊起來以見意。

棗，羊棗也。从重束。棘，小棗叢生者，从並束。這是把『束』的形符雙疊起來以見意。

秝，稀疏適歷也，从二禾。這是把『禾』的形符雙疊起來以見意。

林，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森，木多皃，从林从木。這是把『木』的形符雙疊或三疊起來以見意。

第二種是把同樣的形符用不同的方向重疊起來的；例如——

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丿』和『乀』本是同樣的形符，用相背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X，古文五。『／』和『＼』本是同樣的形符，用交錯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案這也是近於玄學

的說法。甲骨文十字只作丨，而廿字作U或U，卅字作山或山，卌字作心或屾，可見本把一畫豎起，以當十字；後來因爲要使它合下上通的丨字有別，所以加一個橫畫上去。『丨』和『一』本是同樣的形符，用交錯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按此丩字實爲『丨』『乚』兩個形符顛倒地重疊起來以見意，就是古代句逗的句字，也就是古代的句號。甲骨文的句字作㔿，『㇉』就是丩字，當中的口，是表出上下兩個符號中間所包括的空間的，並非从口。

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案這不過是把『丿』和『乀』兩個本來相同的形符，使它們一端相接，用不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表出兩個形符中間就是內。

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和『一』是三個同樣的形符，用三合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介也（案此字古文作冋，从口，象國邑）。是把『丨』『一』『丨』三個本來同樣的形符，三面連接而重疊起來以見遠介之意。

北，乖也，从二人相背。把『人』的形符用相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臦，乖也，从二臣相違。把『臣』的形符用相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𠬞，竦手也，从𠂇又。𠬜，引也，从反𠬞。𦥑，叉手也，从𠂈彐。案這三字都是用『又』和『ナ』同樣的形符各用兩種不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舁，共舉也，从臼廾。𠔏，古文共，同也。這兩字都是用『又』和『ナ』同樣的形符，各用四種不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癹，足剌癶也，从止屮。步，行也，从止𡳿相背。舛，對臥也，从夊𡕒相背。夅，服也，从夊㐄相承，不敢並也。案說文解字「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其實止字在甲骨文中，作㞢或作𠃑或作A或作千或作ㄗ或作ㄝ，是無定的；而衞字作𧗿，或作𢓊，或作𢕊，或作𧗿，或作𧗿，或作𧗿，或作𧗿。可見止字是象足迹形的，不過有向左向右之異，前行倒行之別罷了。所以這四個字，只是把「止」的形符，各用種種不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𤼷，不滑也，从四止。把四個「止」的形符用兩種不同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䦧，兩阜之閒也，从二𨸏。把「阜」的形符用相對的方向重疊起來以見意。

第四類　複形符指事字　有兩種：第一種是把兩個以上的第一種形符結合起

來，使它們從上下左右中間交錯貫串聯綴斷絕的位置或關係上表出第四種意符來的。例如——

丄、二、丄，高也，指事也。丅、二、丅，底也，从反上爲下。『一』和『丨』或『一』或『・』，都是一個簡單渾淪的形符；把『丨』或『一』或『・』放在『一』底上方或下方以見意。

中，內也，从〇、丨，下上通也。把『丨』貫通於『〇』底中間以見意。

宁，辨積物也，象形。把四個形符聯綴起來，以見衆物積貯之意。

叕，綴聯也，象形。把五個形符聯綴起來以見互相牽連之意。

襾，覆也，从『冂』上，下覆之。此以『一』表上，『凵』就是反『冂』，是向上覆的『冂』；而下面又加『一』表出向下覆。把三個形符聯綴起來以見互相反覆之意。

十，這是古七字，就是切底本字，假借作數字用；卜辭金文都是如此，而數字的十，古但作丨。『一』所以表任何一物，以『丨』從中切斷它。是把『丨』切斷『一』以見意。

匸，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把『一』覆在上面，以見有所隱藏之意。

丂，气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把『ㄅ』綴於『一』底下面，以見气欲舒出而上有所礙之意。

乂，芟艸也，从丿乀相交。象這是把『丿』『乀』兩形相交，象芟艸之形以見意。

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這以『』『』象堆積的木材，『冂』和『凵』象束縛木材的繩索，而以『丨』貫串其間，象對交之形以見意。

文，錯畫也，象交文。把四個形符交錯起來以見意。

丏，不見也，象壅蔽之形。把四個形符合成壅蔽之形以見意。

第二種是把兩個以上的第一種或第二種形符結合起來，使它們從聯繫的關係或位置上表出第四種意符來的。例如——

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毌象寶貨之形。『一』是第一種形符，『毌』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把『一』橫貫在『毌』中，以見穿物之意。

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此以『鳥』象鳥，是第一種形符：以『囟』象巢，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把『鳥』放在『囟』上，以見鳥棲巢上之意。

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此以『一』象天，是第一種形符：以『不』象上翔的鳥，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象鳥向天飛之形，

以見上翔不下來之意。案此用許氏說。

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此以『一』象地，是第一種形符；以『[illegible]』象從高下飛的鳥，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象鳥向地飛之形，以見從高下至地之意。

[illegible]，象木重枝葉也。『⌣』是第一種形符，『木』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把『⌣』加在『木』上，以見重枝葉之意。

刅，或[illegible]，傷也，从刃从一。案兩形雖然略有不同，用意一樣。『刃』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一』是第一種形符。第一形把『一』分爲兩段，而『刃』在其中，以見被刀所傷之意。第二形『一』不分斷，把『刃』放在『一』底中間，以『一』表示被刀所傷的一道傷痕，也是以見被刀所傷之意。

朵，樹木垂朵朵也，从木，象形。『⺄』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木是第二種

第二組的形符。於『木』上加『乃』，以見朶朶下垂之意。

𥃩，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此以『仌』象額理，以『⺈』象眉，都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而目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把『⺈』放在額理和目底中間，以見眉底位置在此之意。

果，木實也，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以『⊕』象果形，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而『木』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把『⊕』放在『木』上，以見果在木上之意。

曰，詞也，从口，乚象口气出也。『乚』是第一種形符，『口』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把『乚』放在『口』上，以見口气出之意。

足，人之足也，在體下，从口止。以『口』象足脛，是第二種第一組的形符；以『止』，象足掌，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把『口』放在『止』上，象足底

全形以見意。

甘，美也，从口含一。『甘』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一』是第一種形符。把『一』放在『甘』中，以見甘美之物含在口中之意。

第五類　形符加意符指事字　有兩種。第一種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加上第五種意符以指明形體上的一部分的所在的。例如——

刃，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刃』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丶』是第五種意符。刀底鋒刃不可象，於是把『丶』加在『刀』形底鋒刃方面，以見鋒刃在此處之意。

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木』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一』是第五種意符。木底本末和木底赤心都不可象，於是把『一』放在『木』底下

部上部中部，以見本或末或亦心在此處之意。

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大』象人形，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和『㇏』是第五種意符。人底兩掖不可象，所以把『㇒』和『㇏』放在『大』底兩掖下，以見人底兩掖在此處之意。

卒，隸人給事者爲卒，卒衣有題識者。衣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一』是第五種意符。卒衣底題識不可象，所以把『一』加在衣上，以見題識在此處之意。

面，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百』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囗』是第五種意符。顏前不可象，所以把『囗』加在『百』外，以見面在此處之意。

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此以『又』象手，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而『一』是第五種意符。把『一』指定手腕寸口，以見寸口

在此處之意。

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此以『尸』像臥人，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而『乙』是第五種意符。把『乙』指定人身十倍一寸處，以見一尺在此處之意。

第二種是把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加上第五種意符以見意的。例如——

毋，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姦之者，一禁止之，令勿姦也。『毋』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一』是第五種意符。把『一』放在『女』底身上，以見禁止姦女者之意。

犮，犬走皃，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犬』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丿』是第五種意符。把『丿』放在『犬』底足上，以見曳著犬足，使它走的

時候剌文之意。

夊，行遲曳夊夊也。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夂』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乀』是第五種意符。把『乀』放在人底兩脛上，以見行遲曳夊夊之意。

夂，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岠也。『夂』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乀』是第五種意符。把『乀』放在人底兩脛後面，以見從後岠之意。

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又』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丿』是第五種意符。把『丿』放在『又』上，以見手有所治之意。

巛，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巛』是第二種第二組的形符，『一』是第五種意符。把『一』放在『巛』中，以見川有所雝之意。

第六類　意符加形符指事字　這一類是第六種意符（此種意符，就是指事字形聲字會意字轉注字），加上第一種或第三種形符以見意的，有兩種。第一種是以

第六種意符加上第一種形符以見意的。例如——

音，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案『言』是形聲字，是第六種意符；『一』是第一種形符。把『一』含於言底意符之中，以見言語有節之意。

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案『丂』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一』是第一種形符。把『一』放在『丂』上，以見气舒出而得其平之意。

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案『兮』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丿』是第一種形符。把『丿』放在『兮』上，以見聲上越揚之意。

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案『丂』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丿』和『乀』是兩個相背的第一種意符。把『丿』和『乀』放在『丂』上，以見

气越亏之意。

乍，止亡也。从亾一；一，有所礙也。案『亾』是會意字，是第六種意符；『一』是第一種形符。把『一』放在『亾』中，以見亡者有所礙之意。

第二種是以第六種意符底重叠正反向背顛倒俯仰等作用，顯出第三種形符的。例如——

兆，分也，从重八；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八』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八』重叠起來，成爲兩八之形，以見上下有別之意。

廿，二十幷也。古文省多。『十』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十』重叠起來，成爲二十之形，以見二十幷之意。

卅，三十幷也。古文省。與廿同意。

卌，四十幷也。古文省。與廿卅同意。

誩，競言也。从二言。『言』是形聲字，是第六種意符。把『言』重疊起來，成爲二言之形，以見競言之意。

皕，二百也。『百』是會意字，是第六種意符。把『百』重疊起來，成爲二百之形，以見二百并之意。

哥，聲也。从二可。『可』，是會意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可』重疊起來，成爲二可之形，以見發聲的時候連作可可的聲音之意。

多，緟也。从緟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夕』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夕』重疊起來，成爲重夕之形，以見重夕爲多之意。

譶，疾言也。从三言。與誩同意。

㠭，極巧視之也。从四工。工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工』四重起來，成爲四工之形，以見極巧之意。

[illegible]，籒文誖，亂也，从二或。『或』是會意字，是第六種意符。把『或』重疊起來，使成爲二或顚倒之形，以見誖亂之意。

乏，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正』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正』旋反一下，成爲反正之形，以見反正爲乏之意。案乏就是正負的負底本字。

𠀀，反丂也。讀若呵。『丂』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表气欲出而有所礙之意。把『丂』旋反一下，成爲反丂之形，以見气欲出而無所礙之意，就是呵底本字。

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从』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表以類相與之意。把『从』旋反一下，成爲反从之形，以見相親密之意。

旡，飲食逆气不得息曰旡，从反欠。『旡』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表气从儿

上出之意。把『旡』旋反一下，成爲反欠之形，以見飲食逆气不得息之意。

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后』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表人以口施令告四方之意。把『后』旋反一下，成爲反后之形，以見反后爲臣之意。

𠂢，水之衺流別也，从反永。『永』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表水巠理長永之意。把永旋反一下，成爲反永之形，以見正流中有衺流之意。

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仄』是會意字，是第六種意符，表傾側之意。把『仄』旋反一下，成爲反仄之形，以見傾側而轉之意。

幻，相詐惑也，从反予。『予』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表相推予之意。把『予』旋反一下，成爲反予之形，以見不相推予而相詐惑之意。

𨛜，鄰道也，从邑从𨙨。案邑从口从跽人，是會意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兩邑一正一反地重疊起來，成爲兩邑相鄰之形，以見兩邑中間有鄰道之

意。

第七類　變意符指事字　這一類是從第六類意符上加以增損等變化，使它底形態有所變更，顯出增損之形以見意的。例如——

廴，長行也，从彳引之。案彳當作「彳」，从半行。行本作㣊，是四達之道，是象形字；彳从半行，小步也，是變形符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彳」引長起來，從它底形態上顯出引長之形，以見長行之意。

世，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卅」是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卅」曳長起來，從它底形態上顯出曳長之形，以見合三十年為一世，而世世曳長之意。

丰，艸盛豐豐也，从生，上下達也。案生象艸木生出土上，是複形符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從「生」底中間引而下達，使它底形態上顯出上下達

之形，以見草盛豐豐之意。

卂，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案『卂』象舒頸展翅之狀，是複形符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飛』底羽減去了，使它顯出羽不見之形，以見疾飛之意。

非，韋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也。把飛底上截省去了，使它顯出兩翄下垂之形，以見相韋背之意。

𠘧，鳥之短羽飛𠘧𠘧也，象形。案這也是从飛而減省的。把飛減省成短羽之形，以見短羽鳥飛𠘧𠘧之意。

歺，列骨之殘也，从半冎。案『冎』，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是複形符指事字，是第六種意符。把『冎』減省一半，使它顯出已冎而骨又被裂之形，以見列骨之殘之意。

以上七類，指事字大略如此；或有遺漏，或有分類不很妥當，等將來再行整理。

(二)象形　象形字是純形符字，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獨體象形字，是只用一個形符的。例如——

日 月 山 水 人 子 女 口 自 馬 羊 艸 木 林 車 刀 雨

這些都是只有一個形符的，是獨體象形字。第二類複體象形字，是用兩個以上的形符構成的。例如——

苗，艸生於田者，从艸田。此用艸和田兩個形符合成一字，把艸放在田上，以象生在田上的艸之形。

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此用犬和彡兩個形符，合成一字，把彡放在犬上，以象犬多毛之形。

夏，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此用頁、臼和夊

三個形符合成一字，以頁象頭，以臼象兩手，以夂象兩足，以象中國之人之形。

須，面毛也，从頁彡。此用頁和彡兩個形符合成一字，以象生在面上的毛之形。

這些都是用兩個以上形符合成一字的，是複體象形字。

(三)形聲　形聲字是形符加聲符字，是從象形字上加上一個聲符的字。其中有一部分本是純聲符字，而後來加上形符去的；有一部分本是純形符字，而後來再加上一個形符去，仍以原形符爲聲符的；有一部分是造字的時候，就以形符加聲符的。前兩者底聲符，大概都是兼任著意符的，而後者不然。至於形符，也有成第二種第一二組字和不成字的兩種。現在依着聲符兼任意符與否，把形聲字分爲兩類。

第一類　聲符離義形聲字　例如——

時，四時也，从日，寺聲。

期，會也，从月，其聲。

岵，山有艸木也，从山，古聲。

沆，莽沆大水也，从水，亢聲。

仜，大腹也，从人，工聲。

孟，長也，从子，皿聲。

姑，夫母也，从女，古聲。

這些字中的聲符，都是不兼任意符的。

第二類　聲符含義形聲字　例如——

晛，日見也，从日見，見亦聲。

汭，水相入皃，从水內，內亦聲。

泬，水從孔穴疾出也，从水穴，穴亦聲。

仰，舉也，从人卬，卬亦聲。

伸，屈伸，从人，申聲。

季，少偁也，从子，稚省，稚亦聲。

妊，孕也，从女壬，壬亦聲。

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偁天子，因以生爲姓；从女生，生亦聲。

柵，編豎木也，从木，册聲。

阱，陷也，从𨸏井，井亦聲。穽，阱或从穴。

吁，驚也，从口，于聲。

域，或，或从土。國，邦也，从口，从或。

這些字中的聲符，都是兼任意符的。

同从一個聲符的字，讀音本來相同。後來因為地域時代的不同，以及同音的字太多，所以漸漸從疊韻或雙聲方面演變，而成為各種不同的音；形聲字如此，轉注字也同此例。

(四)會意　會意字是純意符字，是用兩個以上的不同字會合而成一個意義的。

例如——

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

半，物中分也，从八牛，牛為物大，可以分也。

走，趨也，从夭止，夭者屈也。

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令，發號也；从亼卪。案此从跽人。命，使也，从口令。案从亼从卪，从口，集跽人而以口使之也。

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

這些字都是會合兩個以上的不同的文字而成爲一個文字的，所以是純意符字。

(五)轉注　轉注字是意符加聲符字，是從會意字指事字形聲字或轉注字上加上一個聲符的字。其中也是有一部分本是純聲符字，而後來加上意符去的；有一部分本是純意符字，而後來再加上一個意符去，仍以原意符爲聲符的；有一部分是造字的時候，就以意符加聲符的；都合形聲字相似。前兩者底聲符，大概都是兼任意符的，而後者不然。至於意符，有兩個以上的字合成一個字；和兩個以上的字並立而並不合成一字的兩種。現在依着聲符兼任意符與否，把轉注字分爲兩

類。

第一類　聲符離義轉注字　例如——

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㞢聲。

考，老也，从老省，丂聲。

談，語也，从言，炎聲。

韝，臂衣也，从韋，冓聲。

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聲。

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𡆹聲。

這些字中的聲符，都是不兼任意符的。

第二類　聲符含義轉注字　例如——

返，還也，从辵反，反亦聲。

甾，不耕田也，从田从巛，巛亦聲。

誼，人所宜也；从言宜，宜亦聲。

誥，告也，从言，告聲。

餽，吳人謂祭曰餽，从食鬼，鬼亦聲。

萅，推也，从日艸屯，屯亦聲。

這些字中的聲符，都是兼任意符的。

(六)假借　假借字是純聲符字，是本無其字而依著語言底聲音，取一個聲音相同而意義或有關連或沒有關連的字，來作記載這個聲音的符號，同時就借它來表出這個聲音底意義的，所以叫做『依聲託事』。至於本有其字，而卻借着別個同聲音的字來代替這字；這種辦法，向來另立名目，叫做通借。其實這就是古人所寫的別字；不過這類別字，經過了許多年，已經約定俗成，為一般人所公認所習

用，而它底本字，反往往湮沒不彰罷了。現在依着聲符合意義有關與否，把假借字分為兩類。

第一類　緣義假借字　這一類字是所寄託的意義，仍合它底本義有關，而由它底本義引申的；例如——

令，發號也，這是令底本義。縣令底令，是本無其字的；但是縣令是發號的人，所以把令假借作縣令底令，而意義仍舊合發號有關。

長，久遠也，這是長底本義。縣長底長，長幼底長，消長底長，都是本無其字的；但是久遠底意義，合長老增長底意義相近，所以把長假借作縣長長幼消長底長，而意義仍舊合久遠有關。

西，鳥在巢上也，這是西底本義。西方底西，是本無其字的；但是因為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為東西之西。這假借鳥西的西為東西底西，意義仍

得由鳥西引申。

鵬，古文鳳，這是朋底本義。朋黨底朋，是本無其字的；但是因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這假借鳳鳥底朋，爲朋黨底朋，意義仍舊由鳳鳥引申。

韋，相背也，這是韋底本義。皮韋底韋，是本無其字的；但是因爲獸皮之韋，可以束物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這假借韋背底韋爲皮韋底韋，意義仍由韋背引申。

這些字雖然是純粹符字，而因爲它們所表出的意義，仍舊由本義引申，所以叫作緣義假借字。不過它們彷彿是同族中的過繼兒子，雖然血統上不能說沒有關係，但是畢竟是一個假兒子；所以這一類終於是假借字。

第二類　離義假借字　這一類字是所寄託的意義，合它底本義無關，而隨便拉

來借用的。例如——

余，語之舒也；假借作我自稱。

予，相推予也；也假借作我自稱。

台，說也；也假借作我自稱。

卬，望也；也假借作我自稱。

爾，麗爾，猶靡麗也；假借作第二人稱代名詞。

女，婦人也；汝，水名也，也都假借作第二人稱代名詞。

乃，曳詞之難也；也假借作第二人稱代名詞。

若，擇菜也；也假借作第二人稱代名詞。

彼，往有所加也；假借作第三人稱代名詞。

夫，丈夫也；假借作第三人稱代名詞連詞和助詞。

之，出也；假借作代名詞和後置介詞。

其，籀文箕，所以簸者也；假借作代名詞和後置介詞。

此，止也；假借作指示代名詞。

它，虫也；假借作指示代名詞。

邪，琅邪郡也；假借作疑問助詞。

與，黨與也；假借作疑問助詞。

耳，主聽者也；假借作助詞。

也，女陰也；假借作助詞。

昆，同也；侖，思也；昆侖假借作山名。

雲，山川氣也；夢，不明也；雲夢假借作澤名。

薨，公侯𣨻也；薨薨假借作虫飛聲。

闕，以木橫持門戶也，闕闕假借作鳥鳴聲。

這些假借字所表出的意義，合它們底本義毫無關係，所以叫作離義假借字。它們合緣義假借字底不同、就好像是不同族的養子，來繼承宗祧的，假借字底性質，尤其顯確了。

緣義假借字，已經是純聲符字；離義假借字，尤其是純取它底聲音的純聲符字了。因為語言是無窮的；如果語言中每一個有意義的一個聲音，都要造一個有形態的文字去表出它，所造的文字便要無窮而不勝其繁了。所以有假借的一種方法，便可使文字不至於過繁。

(二)形態底型式方面。 形態底型式方面的發生和演變，許氏說文解字敍，曾經說明。但是他底話實在是不可靠的。他以為——

(一)庖犧氏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這是說八卦為文字最早的起源。

(二)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這是說庖犧氏雖然已經作了八卦，可是只有八卦，還不夠用；所以還是結繩爲治。

(三)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這是說到這時候，正式的文字才產生了。

(四)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這是說黃帝以後，經過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以及禹湯文武，文字底型式，有許多的變遷。

(五)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這是說周宣王底大史名籀的著成大篆十五篇，型式又合古文或有不同。

(六)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這是說大史籀

雖然著了大篆，但是孔子和左丘明，還維持着古文。但是到了分爲七國的時候，大家所用的文字，各各不同，很不統一了。

(七)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這是說李斯們省改大篆底整式，作爲小篆，實行文字統一政策。

(八)秦燒毀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這是說秦代一面用小篆，一面又造了一種隸書，以圖簡便。

(九)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這是說秦代雖然小篆和隸書

盛行，但是還有其餘的六體並存，不過用處不同。

(十)漢興有草書；這是說漢代又產生了一種草書。

(十一)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這是說王莽的時候，又曾經改定古文。

(十二)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這是說王莽的時候雖然一面改定古文，而還有其餘的五體並存，而來源和用處各有不同。

據他所說，從庖犧氏也，直到東漢爲止，文字形態底型式方面，有這許多變遷，有這許多種類。但是當中很有不可信的地方。

八卦是不是庖犧氏所作，庖犧氏有沒有這個人，都是疑問。近來有人說八卦就是巴比倫楔形文字底變形，雖然未必眞確；但是八卦確是代表初民時代的宇宙觀的。或許漢族在未到中國以前，早有這種東西，也說不定。因爲希臘古代的哲學家，以爲宇宙底成因，是地水火風四種東西；印度古代的哲學家，也有這種觀念；而八卦恰恰也是由地水火風四者化而爲八的。乾爲天，巽爲風，都是風；坤爲地，艮爲山，都是地；坎爲水，兌爲澤，都是水；離爲火，震爲雷，都是火；不過乾坤坎離，是風地水火底全體；巽艮兌震，是風地水火底局部的變相罷了。其實八卦底陰陽兩爻，正合男女兩性底生殖器相像，是初民時代生殖器崇拜的遺型；所以叫做陰陽兩儀。後來思想演進了，便把它們用數學上的兩物相雜的方法重疊起來；二重便是四象，三重便是八卦。八卦各定了一個專名，分爲四類，拿它們作風地水火底表徵，來說明宇宙現象；這就是所謂『以垂憲象』了。但是所表

徵的只是風地水火；分別起來，也不過天風地山水澤火雷；而卦形中合後來的文字相像的，只有一個坎卦☵，可以說是水字底橫形。所以說這時候已經知道劃畫，是可以的；而說八卦就是文字，就是後來的天風地山水澤火雷八字，是不可信的。八卦既然不是文字，而且卽使承認它們是文字，也只有八種形態而不夠用；所以結繩的方法，還是不能廢去。至於造書契的話，是根據周易繫辭傳的。但是繫辭傳只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而不曾說造書契的是黃帝之史倉頡。卽使承認古代確有倉頡其人，曾經造過文字；而像荀卿所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可見造文字的也不止倉頡一個人。何況倉頡究竟是皇是帝，是黃帝底史官，歷來衆說不一，無從確定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一）文字決不是一人所造；（二）文字不能確定是何代所造；不過古代確有造書契以代結繩的這麼一回事，而文字就從此發生罷了。

許氏說旣有文字以後，曾經有改易殊體的變遷，這是確實的，也是必然的。至於說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說或異並非合古文完全不同，而只是略有變遷罷了。但他以爲大篆十五篇是宣王大史籀所著，却是錯誤。近人王國維曾說：

籀讀二字，同聲同義。又，古者讀書皆史事。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大史籀書』，猶言大史讀書。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爲著此書之人，其官爲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不知『大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之通例也。史籀一書，殆秦人作之以教學童，倉頡文字，旣取史篇，文體亦當效之。

他以爲史籀篇是秦人所作，合漢書藝文志所說不符；因爲藝文志說：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史籀篇者，周時

史官教學童書也。……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那末，史籀篇或許確是周代史官教學童的書，為秦人李斯趙高胡毋敬所祖述，而並非秦人所作。試想秦代既然通行秦篆，篆體頗合史籀篇有異，必不會再作史籀篇來教學童的。不過王氏以為籀篇不是字體，而只是書名，史籀也不是人名，而只是書名，卻是有理的。所以李斯等取史籀篇底文字，省改一下，稱為小篆，頒行天下，實行書同文字的政策；而小篆對於大篆，也只是『或頗省改』，並非完全不同；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不過許氏以為『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卻是不可信的話。史籀篇以前的文字，稱為古文，這是實在的；但是所謂古文經，卻是王莽時代所偽造。許氏當古文經盛行的時候，誤信古文經真是

從孔壁中出來之說，所以有這孔子左丘明用古文寫六經和春秋傳的話。至於七國時代，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那也是一種必然的事實；不然，李斯便用不着勵行『書同文字』的政策了。但這是文化演進，文字孳乳日多的現象，並非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而特地造作些不同的文字出來。並且正因為言語異聲，所以文字不能不異形；試看西漢末年，揚雄採集方言的時候，有這許多異聲的言語，把它寫下來，自然有許多異形的文字了。那時候所謂文字異形，大約也不過像方言中所採集的這許多不同的文字罷了。

秦代是一個篆隸兩體交遞消長的時期，是合寫字的工具底變更，很有關係的。古代沒有現代所用的紙筆墨等寫字的工具。合現代所用的紙相當的，有竹片木片和帛。竹片底名稱，有——

簡，牒也。

篰，滿爰也。廣韻：篰篓，簡也。玉篇：篰，竹牘也。段玉裁以爲就是現在的簿字。

笘，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

籥，書僮竹笘也。

𥳑，籥也。

篇，書也

籍，簿也。

箋，表識書也。

冊，符命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編之形。

木片底名稱，有——

槧，牘樸也，牘底不曾書寫的。

札，牒也。

檄，尺二書。所以徵召。

棨，傳信也。

牘，書版也。

牒，札也。

至於——

帛，繒也。是絲織品。

這是比竹片木片比較進步的工具。用帛起於什麼時候，不能確定。但論語所載，有『子張書諸紳』的話；紳是用帛製成的大帶，可見春秋末年孔子的時候，已經知道用帛寫字了。但這是偶然的，並不常用；平常寫出文字，還是用竹片木片。後來帛底用途推廣起來，便合竹片木片並行了。帛是絲織物；知道絲織物可以寫出

文字，於是進一步用織帛的原料或破碎的廢料來造紙，這便是最初的所謂紙。

說文解字糸部：

紙，絮一箔也，段玉裁注：「箔，各本譌笘，今正。箔下曰，「潎絮簀也」；潎下曰，「於水中擊絮也」。後漢書曰，「蔡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按造紙昉於漂絮；其初絲絮爲之，以箔荐而成之。今竹質木皮爲紙，亦有緻密竹簾荐之是也。通俗文曰，「方絮爲紙」；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

同部：

絮，敝緜也。

竹部：

箈，潎絮簀也。段玉裁注：「潎，各本作蔽，今正。廣韻曰，「箈，漂絮簀也」。漂與潎同義。水部曰，「潎，於水中擊絮也」。潎絮簀 卽今做紙密緻竹簾也。潎絮，莊子所謂「洴澼絖」，卽做紙之事。系部曰，「紙，絮一箈也」：謂絮一箈成一紙也。紙之初起，用敝布魚網為之，用水中擊絮之法成之。紙字箈字，載於說文，則紙之由來遠矣」。

水部：

潎，於水中擊絮也。段玉裁注：「擊當為擎，擎潎同音。手部曰，「擎，敝也，一曰擊也」：似敝義於此為近。考工記注曰，「湖漂絮」，莊子曰，「洴澼絖」，皆謂於水面漂擎之。竹部曰，「箈，潎絮簀也」，系部曰，「紙，絮一箈也」：然則擎絮乃造紙之先聲。亦謂之漂：史記，「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漂與潎雙聲為轉注」。

按段氏底說法，也頗言之成理。查韻會說：『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苫』，這是依苫字作解，近乎迂曲。東觀漢記說：『黃門蔡倫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初學記說：『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从糸；至後漢蔡倫到故布擣抄作紙，又其字从巾』；張揖古今字詁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从巾之謂也。總之，後世稱蔡倫為最初造紙的人，這是錯誤的。蔡倫以前，早經有了紙；蔡倫不過改用新材料造紙罷了。最初的紙，是用敝絲（破敗的絮）造的。造法底發明，起於漂絮。漂絮的時候，要把沈澱在水底的碎絮撈起來，頗不容易；於是用一種竹做的簀墊在水底，以便撈起碎絮。撈起以後，等它乾燥了，才取下來；而其時碎絮却黏連着成為一片了。這就是所謂絮一箔的紙。後來蔡倫更進一步，知道凡是纖維都可以造紙。於是改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等新材料擣抄作紙；所以那時候稱這種用新材料造成的紙叫做蔡侯紙，使它合用

傳材料造成的紙有所區別。如果紙是蔡倫創作的，便不會於紙字上面加「蔡侯」兩字的區別詞了。可見紙並不起於蔡倫，不過不能知道它確是起於何時。現在推測起來，大約總起於用帛寫字的方法盛行以後。

合現代所用的筆相當的，最初有刀子或錐子，蘸着漆汁在竹片木片上刻畫；後來也許用竹或木削成刀子或錐子的形狀，並且於尖端上劈成一絲絲的細毛的形狀，以便含蓄漆汁。現在木匠們所用的竹片削成的扁形的竹筆，大約還是古代的一種遺型。但是這種工具，只好用在竹片木片上；至於用帛或紙寫出文字的時候，便不適用了。於是進一步而用像細毛形狀的布帛底細絲之類，裝置在竹管或木條之上，以便蘸着漆汁或墨汁，在帛片或紙張上寫出文字，便有𦘒、聿、筆等名目。說文解字聿部：

𦘒，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篆文作[illegible]。

又，聿部：

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篆文作肀。筆，秦謂之筆，以聿竹（案聿、不律、弗、和筆底不同，就是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書，聿飾也；从聿从彡。俗語以書好爲書，讀若𦘔也。

王筠說文釋例說：

理藩院所行西藏文移，皆用竹筆書之。其竹以油漬年久者爲佳；削爲三稜，以其尖作字。……削而成者上也，須修改者不中用也。因此知筆字从竹之故。兔毛筆始於蒙恬，蓋前此但用竹也。又因知聿即是筆之故。聿从聿，即是手持半竹。與肀顛倒者，专重在竹，特以手持之，表其不連本根，僅存一支也。聿重在手，故曰手之疌巧也。聿加一者，說文云「一聲」。案非也。……筆雖竹，猶從竹作竹形，故以一斷之，以見其削成者，非其本竹也，故合刻成字

之字，率作聿，不加一也。

聿聿皆是筆，又可於畫字徵之。小篆畫从聿，古文畫从聿，是聿聿一字也。

今本小篆說曰，『聿所以書之』，段氏遂於篆文增一橫，誤也。韻會引作『聿所以畫之』，可知今本是而說誤。設聿是手持巾，巾豈可以畫物者？

按王氏以聿和聿爲一字，用金刻和書字小篆作𦘒，是有理的。但是他以爲巾不可以畫物，指聿爲也是手持半竹，用清代理藩院所行西藏文移，用竹筆書寫作證；從許氏把聿部承接支部之後，而聿字所从的⺕字，位置在巾字底上部，正像用手握筆幹的形狀的，這兩點看起來，似乎也言之成理。他和段氏都以各本聿字下作『一聲』爲非；段氏以『一』爲象所書之牘，而他以爲『一』是一種指事的記號，指出自此以下是尖鋒，也較勝於段氏（因爲如段氏所說，好像聿是從牘而下的）。不過他太死看了巾字了。說文解字巾部：

巾，佩巾也；从冂，丨象系也。帥，佩巾也；从巾，𠂤聲。帨，帥或从兌聲。飾，㕞也；从巾从人，从食聲。段氏以爲飾就是現在的拭字；巾所以拭物，帨所以拭手。按帨㕞同音，帨飾雙聲；而巾和帨都是所以拭的工具。

又，彡部：

彡，毛飾畫文也；象形。段氏以爲「飾畫者，㕞而畫之。毛者，聿也；亦謂之不律，亦謂之弗，亦謂之筆，所以畫者也。其文則爲彡，手之列多略不過三，故以彡象之。毛所飾畫之文成彡；須髮皆毛屬也，故皆以爲彡之屬而成彡」。按須部：「須，面毛也；从頁彡」。髟部：「髟，長髮猋猋也；从長彡」。彡部：「㐱，稠髮也；从彡，人聲」。這些字中，都是以彡象毛髮，也就是以彡代毛。

所以𦘔是聿飾，从聿从彡，也是以彡象聿飾，就是以彡象筆毛。聿从聿一，用一

『一』指出自此以下是尖鋒；聿从聿从彡，是於『一』所指出以下指出此尖鋒上有用以飾畫的筆毛。所以可以說聿就是筆毛。巾和帨都有帨底意義，而巾聿叠韻，帨聿律弗雙各字也是叠韻；可以說以手持巾，就是以手持聿，也就是以手持帨以手持筆飾的意思。因此，用毛類作筆，或是用像細毛形狀的布帛底細絲之類作筆，也許是合用帛和紙寫出文字同時並起的；而蒙恬用鹿毛羊毛或兔毛作筆，也不過合蔡倫造紙一樣，是改用新材料罷了。

合現代所用的墨相當的，有漆汁和用黑土所作的墨。說文解字桼部：

桼，木汁，可以髹物；从木，象形，桼如水滴而下也。

古代用刀子或錐子在竹片或木片上刻畫著寫出文字的時候，是用漆汁的。後來進一步，知道用灰土煙煤之類作墨了；所以有墨字。說文解字土部：

墨，書墨也；从土黑。

土字能不專指泥土，大約皆灰炭之類。徐氏說：「書於竹帛謂之書；竹木以桼，帛必以墨，用帛亦必不起於秦漢也。周人用璽書印章，必施於帛，而不可施於竹木。然則古人不專用竹木信矣」。按用帛誠然不起於秦漢；但是帛是比較貴重難得之物，不像竹片木片底容易得到，所以雖然早知道用帛作書，而普通還是用着竹片木片。到了用碎絮造紙的方法發明了，不必用絲織成，材料不貴，製造容易；於是用途漸漸推廣，而毛筆煤墨等相應的工具底用途，也漸漸推廣了。試看春秋時代以前的詩文，如毛詩周易春秋論語老子之類，都是篇章簡短的；戰國時代底詩文，如楚辭莊子荀子管子墨子韓非子國語國策之類，卻都長起來了。這種長篇的詩文，不是用刀子銛子蘸着漆，在竹片木片上刻畫着寫出文字的時候所能做到的。由此追溯起來，可以知道各種寫字工具底普徧的變化，是在春秋戰國之間的。寫字的工具旣經變化，於是篆文漸漸變爲隸書，古隸漸漸變爲漢隸，而文

字形態底型式方面，也起了變化。秦代就是這個變化的時期，是篆隸兩體交遞消長的時期。所以隸書雖然並非秦人程邈所作，然秦代以前，當是篆文盛行的時期，此後便是隸書漸漸盛行的時期了。現在把篆文各體，總結列舉如左：

（一）古文　古代陸續造成的文字底總稱。

（二）奇字　古文中的比較奇異的。

（三）籀文　史籀篇中的文字，頗有合古文不同的。

（四）小篆　秦代李斯所作，對於籀文頗有省改之處。

許氏說秦書八體，『八曰隸書』；又說『漢興，有草書』；其實隸書並不一定起於秦代，草書也並不一定起於漢代。現在先講隸書吧。隸書合篆書底不同，可以說有兩點：（一）是形態繁簡底不同；（二）是形態方圓底不同。所以隸書是對篆書求解放而趨於約易的。班固說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

許愼說『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衞恆說『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這都是說隸書所以變更篆書而得以通用的原因。它底唯一的原因，就是求約易而得到書寫快捷的效果。從繁變到簡，就是求約；從圓轉到方，就是求易。這是一種時勢所趨不能不改革的要求所致，並非什麼人所創造。所以隸書不但不是秦代程邈所造，而且也不是任何人所造。大約在秦代以前，早有這種字體；不過到了秦代，用途推廣了，並且給它定了一個隸書的名稱罷了。張懷瓘書斷引酈道元水經注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杜光庭也說『隸書之興，興於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蓋以亥字之

形，似布算之狀。案古文亥作𠦁，全無其狀。雖春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旁。……據此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雖然水經注底話，未必可靠；左傳是戰國以後的作品，是劉歆從國語中抽出一部分編成的，也未必可以借此證明春秋時已有隸書；但是假使國語確是戰國時候的作品，便可證明隸書不起於秦代了。不過現在所能夠約略考見它底遺迹的，最早的卻是秦代的隸書。

秦代的隸書，現在可以看到遺迹的，是秦二世權量詔版文。它合篆文，大體相同，而只是筆畫改圓爲方，而且略有改繁爲簡而已。就它底形態觀察，可以看出它還是用刀筆寫出，而不是用毛筆寫出的。西漢時代的金石銘刻文字，像宣帝地節二年楊樹鼎，甘露二年承安宮鼎，雖然比較整齊，略有變化，但是大體還是如此。然而西漢時代的隸書，並非全是如此；像武帝元鼎元專，宣帝地節四

年專，已經變了樣子，而成爲漢代的隸書了。大約西漢時代，刀筆和毛筆並行；用刀筆寫出的，還合秦隸相似；用毛筆寫出的，便有波磔而成爲漢隸，也就是所謂八分書了。到了東漢時代，刀筆廢棄，毛筆盛行，新式的紙和墨也發明了，於是八分書盛行；而魏晉之間，又變而爲今隸。今隸就是正書，就是眞書，也就是楷書。東晉以後，南北分裂，南方盛行正書；而北方的正書，卻還帶着漢隸底遺型，這就是所謂魏碑體。

至於草書，也並非漢代初年才有。六朝時也稱草書爲藁書，因爲它是緣起於起草藁的。既然緣起於起草藁，那末，不但用隸書的時代，有所謂草隸，而用篆文的時代，也應該有草篆。史記說戰國時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草藁兩字，最早見於此處。起草藁的時候，字體一定不十分工整，只是粗略地寫着，這就是所謂草書了。所謂漢代才有的草書，是隸書底草

書，也叫做章草。但章草還是字字區別，不相連綴；到了張芝，把各字連成一筆，稱爲一筆書，這就是所謂今草。後來唐代張旭懷素這些人，把字形任意增減，互相鉤連，竟至使人不容易認識，便叫做狂草了。這種狂草，另成了一種供人賞鑑的藝術，不比章草底適於實用，所以普通人不去用它，而且也不能寫它；而另有所謂行書。

行書大約起於後漢，既不是草書，也不是眞書；但是也兼採草書眞書底筆法。兼採眞書的，叫做眞行；兼採草書的，叫做行草。所以它是介乎眞草兩者之間的，比眞書簡略一點，而沒有草書底狂放難認的弊病，所以通行最廣。現在流行着而用途最廣的，就是眞書和行書兩種。

把篆文以後發生的各體，總結起來，就是——

（一）隸書　解散篆體，改曲爲直，改圓爲方；有秦隸漢隸底區別。

(二)八分書　就是漢隸，變秦隸無波磔的型式為有波磔。

(三)眞書　一名正書，一名楷書，也稱今隸。

(四)草書　緣起於起草藁，也稱藁書。古代篆書隸書，都有草書；現行的為正書底草書，不相連的為章草，相連的為今草，任意增減字形而鉤連糾結的為狂草。

(五)行書　介乎眞書草書兩者之間；近乎眞書的為眞行，近乎草書的為行草。

以上所說，是漢字形態底型式方面的發生和演變底大略。咱們從演變底痕迹上，可以推測出寫出文字的工具底變遷；而這種寫字工具底變遷，合文化底發展，很有關係，也同後來印刷術底發明，合文化底發展很有關係一樣。

八　文字底聲韻

形態爲語言所不會具備而文字所獨有，聲音却是語言和文字所同有的。並且，聲音是最先有的；在語言不會發生的時候，就有了聲音。因此，近來講文字學的，都以爲聲音應該先講。但是沒有形態，究竟不成爲文字，所以本編先講形態，次講聲音。

單稱叫做音，複稱叫做聲音。一個聲音，至少是由一個發音和一個收音構成的。發音古來叫做聲，收音古來叫做韻。聲就是輔音，韻就是元音。研究聲韻的學術，就是文字學中的聲韻學。但是聲韻兩者都是跟着時代而變遷的；所以聲韻

學中，又有古聲韻學和今聲韻學底分別。

中國底漢字，在聲音上是單節音的，而形態上又是衍形而不是拚音的；所以向來只知道一個字讀一個聲音，而不知道用兩個以上的音拚成一個音。東漢時代，因爲翻譯佛經，合拚音的梵文相接觸，於是才漸漸知道一個音可以由兩個以上的音拚成，而有反切底發明。反切底上一字就是聲，下一字就是韻。反切發明以後，大家知道文字有發音相同而收音不同的，叫它做雙聲，有發音不同而收音相同的，叫它做叠韻；於是六朝時代，雙聲叠韻底名稱確定，而韻書也制作起來了。不過這不是說聲韻底區分起於此時，而只是說反切之法和雙聲叠韻之名定於此時罷了。聲韻底區分，古人早經知道；雙聲叠韻，古人也早經使用着。因爲有聲音就有聲和韻底區分，是自然本有的。

用一個字來作標識，表出這一類的發音的叫做聲紐，相當於西文的輔音字

母；表出這一類的收音的，叫做韻部，相當於西文的元音字母。反切發明以後，韻書就起來了。雖然像魏代李登聲類，晉代呂靜韻集之類，現代都已經亡佚，無從知道他們所分的韻部如何；但隋代陸法言底切韻所分的韻部，還可以從現存的廣韻中考見。所以韻部是早有了，而聲類卻不會規定。直到唐末的時候，有一個和尚，叫做守溫的，才仿照梵文字母，定了三十六個聲類。近來雖然有了注音字母，但是所表的音，不能完全；所以現在爲說明古今底聲音變遷的便利起見，還不能丟掉守溫所定的聲類不用。不過把它合廣韻所用的反切上一字相較，還應該再加幾個聲類，作爲補充罷了。

從古到今，聲和韻是無時不在那裏變遷的。它們底變遷，有漸變和突變兩種。漸變是大部分因爲時代底關係；時代漸漸移動，聲韻也漸漸變遷。其中有無意識地自然變遷的，也有有意識地作人爲的變遷的。突變是因爲有異民族底加入或

民族遷移了住地而起的。雖然其間不能作精密的顯然的分劃，但爲稱述底便利起見，可以依變遷底痕迹比較顯著的階段，把它分爲七個時期。

第一期　上古期　這一期也可以稱爲原始期，不能確定它底年數和開始時期；大約從中華民族初有語言的時期起，到周代以前止。

第二期　周秦期　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前三世紀。

第三期　兩漢期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二世紀。

第四期　魏晉南北朝期　從公元三世紀到六世紀。

第五期　隋唐宋期　從公元七世紀到十三世紀。

第六期　元明清期　從公元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

第七期　現代期　公元二十世紀。

這各期底分劃，除第一期以外，其餘各期，都採取近人錢玄同氏文字學音篇所

定。他底分劃，是注重於韻底變遷的。因為聲底變遷，比韻底變遷難以考見。韻底變遷，有許多用韻的詩歌韻語可以作證；而可以證明聲底變遷的材料較少。即使有，而時代性頗不分明。不過從各期底分劃處，似乎都可以找出一些突變的原因。那末，韻在這個時候突變了，或許聲也在這個時候有些突變的現象，也未可知。

現在先講聲類底變遷，再講韻部底變遷。

(一)聲類底變遷　要說明聲類底變遷，應該先知道聲類底名目。現在先把釋守溫所定的三十六個聲類底名目舉出如左：

牙音

見溪羣疑

舌頭音

端透定疑

舌上音

知徹澄孃

重脣音

邦滂並明

輕脣音

非敷奉微

齒頭音

精清從心邪

正齒音

照穿牀審禪

喉音

曉匣影喻

半舌音

來

半齒音

日

影本是一個韻母，不應該列入聲類擧中；但是守溫因為：(一)梵文字母中元音都輔音並列，而要摹仿梵文字母的緣故，便標立一個影類，以包一切元音；(二)反切底方法，雖然也是上聲下韻，合成一音；而他種拼音文字，凡是元音獨立成音的，只用一個元音字母表出就夠，中國底反切法卻不然。即使是元音獨立成音的字，也必須兩個字併切而成，所以有標立這個影類的必要。至於他所分的音別，像牙音半舌音半齒音這種名稱，都是不很可解的。雖然清代江永有牙音氣觸牡

牙，半舌音舌稍擊齶，半齒音齒上輕微的解釋，終覺得不能使人明瞭，或是解釋並不確當。還有，曉匣影喻，籠統地稱爲喉音，也是不妥。江永以爲曉匣淺喉出喉外，影喻深喉出喉中，也是不很愜當。各組音別排列的次第，照現在看起來，合人類發音的次第，也嫌雜亂而不能相合。

清代番禺陳澧作切韻考，從廣韻所用切語上一字（共計四百五十二字）考得聲類除守溫所定三十六個之外，還有五個：

正齒音

莊初神山

喉音

于

陸法言底切韻，雖然已經亡佚，但是它仍舊包含於廣韻之內。所以廣韻所用的聲

類，就是切韻所用的聲類，也就是隋代以前所用的聲類。照陳澧所考得，隋代以前的聲類，實在有四十一個。自從唐末守溫定了三十六個聲類的名目，到了宋代，便有人取韻書中的字，依著聲類底次第，作成開合四等的等韻圖，於是有所謂等韻之學。他們把照和莊併爲一類，以照類爲三等，莊類爲二等；把穿和初併爲一類，以穿類爲三等，初類爲二等；把牀和神併爲一類，以牀類爲二等，神類爲三等；把審和山併爲一類，以審類爲三等，山類爲二等；把喻和于併爲一類，以喻類爲四等，于類爲三等。可見他們雖然各各把兩類併爲一類，但是仍舊從等位上有所分別，而發音並不完全相同。

見溪羣疑曉匣六類，古代發音，完全合現在國音中的ㄍㄎㄍ′ㄫㄏㄏ′相同；現在卻有一部分合國音中的ㄐㄑㄐ′ㄬㄒㄒ′相同了。所以爲聲類底完備起見，應該另列(見)(溪)(羣)(疑)(曉)(匣)六類，以當ㄍㄎㄍ′ㄫㄏㄏ′六類發音。

現在按着假定的人類發音底次第，把前邊選出的聲類排列如左：

喉聲

影 喻 于

脣聲——重脣聲

明 並 邦，滂 滂

脣聲——輕脣聲

微 奉 非，敷 敷

舌聲——平舌齶聲

泥 定 端，透 透 來

舌聲——捲舌齶聲

孃 日 澄 知 徹 徹

舌聲——舌後聲

(疑) (羣) (見) (溪) (溪) (匣) (曉)

舌聲——舌前聲

疑 羣 見 溪 溪 匣 曉

舌聲——平舌齒聲

邪 心 從 精 清 清

舌聲——捲舌齒聲

禪 審 神 照 穿 穿

舌聲——捲舌齒聲

山 山 牀 莊 初 初

右表所列，五十七個聲類，依發音器底動作，分為喉牙舌齒類。喉聲影是元音，

喻和于是半元音。雖然發各個元音的時候，脣有或圓或平或開或合底不同，舌有或伸或縮或升或降底不同；但是都不起阻礙的作用，不論怎樣，總之都是喉聲。脣聲分為重脣和輕脣兩組，都是用兩脣阻礙聲音底出發的。近來有人把輕脣聲改為脣齒聲，以為這些發音是由上齒和下脣阻礙而成的，這是現代的一部分人底發音法，古人並不如此。並且用脣齒作阻礙，能發奉非敷敷四類的音，不能發微類的音。所以這種發音法，大約是起於微類的音被淘汰（現在微類的音，都變成喻類了）以後的。其餘七組，都是從舌頭各部分底阻礙作用而生的，現在都叫它做舌聲。第一組平舌齶聲，是用舌尖和齶相抵而成阻的；第二組捲舌齶聲，是用後舌葉捲作口蓋，捲舌和齶相抵或相逼而成阻的（日類舌不抵齶，是使舌微捲，合齶相逼，而音從舌齶之間出來的）。第三組舌後聲，是用舌後部合軟口蓋或聲門成阻的；第四組舌前聲，是用舌前部合軟口蓋成阻的。第五組半舌齒聲，是用舌尖合

上齒頭相逼或相抵而成阻的，可以分成兩小組：邪和心是一小組，舌尖合上齒頭相逼，使聲從上齒頭和舌尖之間出來；從精清和清是又一小組；舌尖抵上齒頭而成阻，其中從是定合邪底合聲，精是端合心底合聲，清是透合邪底合聲，清是透合心底合聲。第六組捲舌齒聲，是用後舌葉掩住口蓋，使舌尖微捲，合上齒背相逼或相抵而成阻的，也可以分成兩小組：禪和審是一小組，舌尖微捲，合上齒背相逼，使聲從上齒背和舌尖之間出來；神照穿和穿是又一小組，舌尖微捲，合上齒背相抵而成阻，其中神是澄合禪底合聲，照是知合審底合聲，穿是徹合禪底合聲，穿是徹和審底合聲。第七組捲舌齒聲，現在已經不能知道它合第六組底區別如何。但是從後來等韻家以第五組爲一等和四等，以第六組爲三等，而以第七組爲二等的這一點看起來，大約合第五組和第六組都微有不同，而是在這兩組之間的

（注）聲類名目右上角加上一個「ˊ」號，是表示濁音的；例如滂是滂底濁

音。

這五十七個聲類，大約能包括各時代各區域底發音了。雖然其中像明微泥來娘日[illegible]疑八類，都是濁音，而都有合它們相當的清音的；不過要表出它們底清音的時候，可以用一個反濁號『ˎ』，加在聲類名目底左上角，如ˎ明ˎ微ˎ泥ˎ來ˎ娘ˎ日ˎ[illegible]ˎ疑。

第一期聲類底變遷，咱們現在可以找到的證據很少；但是咱們可以從(一)人類發音的次第，(二)形聲字轉注字所从的聲，(三)各種雙聲叠韻的謰語，(四)各種聲同義近的音訓，(五)現代方言中殘留着的古音上去推測出來。

人類發音的次第，除影類是元音，當然首先能發以外，最早的應該是重脣聲，其次是平舌齶聲，其次是舌後聲，其次是平舌齒聲。輕脣聲由重脣聲變出，捲舌齶聲由平舌齶聲變出，舌前聲由舌後聲變出，平舌齒聲由平舌齶聲變出，捲舌齒聲由平舌齒聲變出，都是後起的。至於同是脣聲，又以明類爲最早，其次是

並類，其次是邦類，其次是滂″類，其次是滂類；同是平舌脣聲，又以泥類為最早，其次是定類，其次是端類，其次是透′類，其次是透類，其次是來類；同是舌頭聲，又以[illegible]類為最早，其次是[illegible]類，其次是[illegible]類，其次是[illegible]類，其次是[illegible]′類，其次是[illegible]類；同是平舌齒聲，又以邪類為最早，其次是心類，其次是從類，其次是精類，其次是清′類，其次是清類。每組內各類，大約是依着次第而遞變的。例如明類變為並類，並類變為邦類或滂′類，邦類或滂′類變為滂類；泥類變為定類，定類變為端類或透′類或來類，端類或透′類變為透類；[illegible]類變為[illegible]類，[illegible]類變為[illegible]類或[illegible]′類，[illegible]類或[illegible]′類變為[illegible]類，[illegible]′類或[illegible]類變為[illegible]類，[illegible]類變為[illegible]類；邪類變為心類，從類變為精類或清′類，精類或清′類變為清類。各組中相當的各類，大約也依着次第而遞變。例如明類變為泥類，泥類變為[illegible]類；並類變為定類，定類變為[illegible]類或邪類或從類；邦類變為端類，端類變為[illegible]類或精類；

滂類變爲透類，透類變爲[illegible]類或淸類；滂類變爲透類，透類變爲心類或溪類或淸類。前者可以稱爲縱變，後者可以稱爲橫變。縱變和橫變，有時候都是跳越的，往往越過必經的階段；例如明類越過並類而變爲邦類，泥類越過定類而變爲端類，和明類越過泥類而變爲[illegible]類，並類越過定類而變爲[illegible]類。但是不論縱變和橫變，大約都只有順變而沒有逆變；例如只有明類變爲並類或並類變爲邦類，而沒有邦類變爲並類或並類變爲明類；只有明類變爲泥類或泥類變爲[illegible]類，而沒有[illegible]類變爲泥類或泥類變爲明類。至於重脣聲變爲輕脣聲，平舌齶聲變爲捲舌齶聲，舌後聲變爲舌前聲，平舌齒聲變爲捲舌齒聲，可以稱爲側變，變聲類都是合正聲類相當的。例如明類變爲微類，並類變爲奉類，邦類變爲非類；滂類變爲敷類，滂類變爲敷類；泥類變爲孃類或日類，定類變爲澄類，端類變爲知類，透類變爲徹類，透類變爲徹類；[illegible]類變爲疑類，[illegible]類變爲羣類，[illegible]類變爲見類，[illegible]類變爲

溪類，羣類變爲溪類，匣類變爲[illegible]類，[illegible]類變爲曉類；邪類變爲禪類或山類，心類變爲審類或山類，從類變爲神類或牀類，精類變爲照類或莊類，清類變爲穿類或初類，清類變爲穿類或初類。

說文解字中所載的形聲字和轉注字，說解中都載明从某，某聲。从某的某，是形符或意符；某聲的某，就是聲符。咱們可以推想，古代同从一個聲符的字，最初都是同一個發音的；後來依着人類發音的次第，漸漸變遷，所以韻部雖然大多數沒有改變，但是發音卻各有不同了。不過，它們同从一個聲符的一羣當中，或者有幾個還保存着最早的發音或是較早的發音。所以咱們現在把同从一個聲符的字，合作一羣，並且依着人類發音的次第，排列起來，就可以看出它們變遷底痕迹，而且找出它們這一羣最早的發音或是較早的發音來。

雙聲的謰語，兩個字底意義，不是相同相類，便是相反的。但是古代的雙聲

謰語，到後來其中一個字底發音變了，其餘一個字還沒有變（也有兩個字同變的；或雖然同變而發音仍舊相同，或雖然同變而發音並不相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不是雙聲謰語了；一定要考得它們最早的或是較早的發音，才能看出它們是雙聲謰語。

叠韻的謰語，也合雙聲的謰語相同，兩個字底意義，不是相同相類，便是相反的。有時候，兩個以上的叠韻謰語相與間，有相互地成爲平行的關係的，可以稱爲姊妹叠韻謰語。例如——

徬徨　徘徊　屛營　盤桓　辟易

模糊　漫漶　溟涬　顢頇　漫汗　漭沆　濛鴻

荒唐　混沌　糊塗　恢台　豁達　澒洞

朦朧　迷離　孟浪　滅裂　莫絡　摹略　無慮　冥監

綢繆　纏綿

倉皇　從容

之類，它們上一字合上一字和下一字合下一字底相與間，都各各有雙聲的關係；兩個謰語合起來看，就成爲平行的關係，而是相互雙聲的疊韻謰語，好像相互成爲姊妹一樣，可以稱爲姊妹疊韻謰語。這些姊妹疊韻謰語，它們底意義，不是相同相類，便是相反的。但是因爲發音在那里跟着時代變遷着，有時候在古代原是姊妹疊韻謰語，而現在已經看不出它們底平行關係了。咱們現在可以從它們底意義相同相類或相反上，逆推出它們底平行關係來，認出它們是姊妹疊韻謰語。

發音相同的字，意義往往相同或相類，這就是所謂聲同義近的原則。這原則底逆推，便是義近聲同。雖然逆推起來，未必全對，這種逆推的原則是不可以濫用的；但是在合乎發音變遷的條理下面，有時也可以應用。所以咱們固然可以從

聲同而知道義近，也可以從義近而知道聲同。有些義近的字，在古代本來是聲同（就是發音相同）的；後來因爲發音變遷着，一個字底聲變了，一個字還沒有變，於是成爲聲不同了。現在應用義近聲同的原則，便可以認出聲變的字底原聲來。

現代各地的方言中，隨處都有古音殘留着；而且越是南方，像廣東福建等省，古聲古韻殘留着的越多。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拿各地方言中殘留着的古代發音，來證明較早的發音。

現在舉出幾個例如左：

說文解字中从隹聲的字，現在喻類發音的有惟、維、唯、帷、濰、蜼等字，心類發音的有雖、睢、奞等字，照類發音的有錐、隹、鵻、騅、萑等字，穿類發音的有推、蓷等字，澄類發音的有椎、魋等字，禪類發音的有誰、脽等字，端類發音的有堆、雉、碓等字，透類發音的有推、蓷等字，定類發音的有魋字，清類

發音的有崔、催、璀、摧等字，從類發音的有摧、漼、嶉等字，匣類發音的有淮、滙等字。其中雖是定類發音，是較早的發音；可以推知其餘从隹聲的字，古代都是定類發音。例如惟、維、唯三字，現在屬喻類。但是第、但、獨、特、徒，都是定類發音；在字現在是澄類發音，古音澄類歸定，也是定類發音；啻字現在是審類發音，敵字从啻聲，啻字古音也是定類發音；祇、止、只三字現在都屬照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義同祇，古代祇字是端類發音，端從定變，古代也是定類發音；只止兩字，義同於祇，發音也同；僅字从堇聲，現在屬羣類，从堇聲的有蓳墐等字，也屬羣類；墐義同塗，蓳荼同類謰語，塗、荼屬定類，可見墐、蓳也屬定類，而僅字古代也屬定類。不第、不但、不獨、不特、不徒、不直、不啻、不祇、不止、不只、不僅、不惟、不維、不唯同義，可以推知古代惟、維、唯三字，也是定類發音。惟維唯三字，古代也用隹字；可見隹字也屬定類。惟雖

同陳，陳音同田；惟義同度同圖，圖惟圖度都是謰語。田、度、圖三字都屬定類，可知惟字也屬定類。維數謰語，數字現在屬知類，古音知類歸端，端從定變，實屬定類；維持謰語，持字現在屬澄類，古音澄類歸定，實屬定類；可見維字古代也屬定類。唯阿、誰何、譙訶（也作誰訶），都是謰語；譙訶也音誰何。阿也訓棟，何本訓儋，棟、儋都屬端類，端從定變，實屬定類。訶訓大言而怒，大屬定類。可見阿、何、訶三字古音也屬定類，合唯、誰兩字古代發音相同。唯諾謰語，是應答時表示肯可而確定之辭；誰若同義，都是不定之辭。若字古音同諾，若諾兩字都屬泥類。定從泥變，唯誰兩字古音都從泥出，都屬定類。誰昔就是疇昔，昔借作夕，也借作昨，也借作夜；疇孰都訓誰；醻醋現作醻酢；昨訓累日，就是疇昔；譸詐謰語；詐訓欺僞，譸訓詶，譸張爲幻，就是欺僞，譸詐同義。朝夕、旦夕、晨夕對文。朝从舟聲，舟、刀同義，古音同刀；朝旦同義，朝字古音

屬端類，旦字今音也屬端類；端從定變，實屬定類。晨旦、晨朝同義，古字也屬定類。夕夜同義。射姑也作夕姑、夜姑，無斁也作無射，射、斁、繹同音；多从重夕，夕訓相繹；繹字訓陳，古音同鐸，斁，多屬端類，實屬定類，射、夕、夜、斁、繹、多六字同音，古音都屬定類。昔、夕、夜、昨四字同義，昔、昨兩字，古音也屬定類。疇、孰、誰三字同義，古音都屬定類。疇昔、醻酢、籌措、譸詐，古代都是同一發音，都屬定類。唯諾、譙讓、推攘、疇曩、禱禳，都是謰語。譙呵也音誰何，譙讓應該也音誰讓。讓、攘、禳三字，古音都同曩字，都屬泥類，合諸雙聲；所以可知唯、誰、推、疇、禱，也都是雙聲，都屬定類。又，北方人應『是』作『者』『者』『者』；者屬照類，照從端變，也從定變，實屬定類；可以證明古人應是作唯，唯音也屬定類。並且从是聲的隄、提、題等字，現在還都屬定類，可以推知是底古音也屬定類，而證明義近的唯，古音同屬定類。又，現在

常州人問哪個東西，作底（讀丁買切）個東西。底屬端類，端從定出，實屬定類；可以推知底個實在就是誰個，而證明義近的誰，古音同屬定類。又，錐，銳也。銳从兌聲，現屬喻類，也屬定類。史記天官書：『參下三星，兌曰罰』；孟康曰：『上小下大曰銳』；漢書天文志銳作兌；管子小匡篇：『巧轉而兌利』；荀子議兵篇：『仁人之兵兌』：都是以兌作銳，可知銳有兌音。銳鈍對文；同屬定類；鈍銳雙聲謰語，鈍有定類的音，可知銳也有定類的音，而證明義近的錐，古音也屬定類。又，摧，挏也、退也、至也。挏屬定類，退屬透類，透從定出，實屬定類；至屬照類，照出於端，也出於定，實屬定類；可知義近的摧，古音也屬定類。又，雖字古也作唯，唯屬定類，可知雖也屬定類。現在假借雖字為縱收連詞，前邊用雖字一縱，後邊往往用惟、唯、維、第、但、獨、特……等字一收；所以雖字合定類的惟、唯、維、第、但、獨、特……等字為對文，可以推知古音也屬定類。

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言，謬悠之說』：荒唐和謬悠底意義是相類的。現在只知道荒唐是一個疊韻謰語，謬悠又是一個疊韻謰語，而看不出它們兩者相與之間的關係來了。但是它們在古代原是姊妹疊韻謰語，有相互平行的關係的。荒从艸、巟聲；巟从川，亾聲；亾屬微類，古音屬明類，从亡聲的字，現在還有芒、盲、宗、邙、氓、蝱、盳，和茫、盲、汒、恾、忙、硭、䀮、痝、䣍等字，都是明類發音，可以推知从亡聲的字，古音都屬明類，而巟和荒底古音也屬明類。巟字說文解字訓水廣，廣雅釋詁訓大，周易泰卦虞注訓大川，後來字變作汒、作茫、作漭。淮南子俶眞訓：『茫茫沈沈』，注盛兒；左思魏都賦：『茫茫終古』，注：遠兒；宋玉高唐賦：『涉漭漭』，注：水廣遠兒；班固西京賦：『滄池漭沆』，注：猶洸瀁寬大也；家語：『致思漭瀁之野』，注：廣大兒。孟子：『芒芒然歸』，注：罷倦之兒；這是借作𥈆字；𥈆，遽也，就是現在的忙字。淮南子：『茫然無覺』；莊

子天地篇：『巟若于夫子之所言矣』，釋文或作汒；這是借作盲字或忘字。這都可以證明巟字古音屬明類，而从巟聲的荒字古音也屬明類。荒字說文解字訓蕪，荒蕪是同義的謰語。蕪字古音屬明類，可知荒字古音也屬明類，而荒蕪是雙聲謰語。又，尚書盤庚：『無荒失朕命』，這是借荒爲忘。尚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天篤下菑亡殷國』；逸周書大明武：『靡敵不荒』；太玄內：『荒家及國』：這都是借荒爲亡。又，尚書呂刑：『耄荒』；毛詩蟋蟀：『好樂無荒』；禮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又，『武王之志荒矣』；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荒』；周禮諡法：『外內從亂曰荒』；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都有老耄散亂廢亂的意義，合妄字同義，這都是借爲妄。毛詩閟宮：『遂荒大東』；又天作：『太王荒之』；禮喪大記：『振容黼荒』：都有蒙覆的意義，這都是借爲幠而訓作蒙。忘、亡、妄古音都明類，蒙字也屬明類，可知荒字古音也屬明類。漢司

馬相如長門賦：『荒亭亭而復明』，注：『欲明兒』：這是借爲肓。荒忽謰語，義同肓督。肓屬明類，可知荒字古音也屬明類。又，譬荒、樊荒、荒芒、荒漠、荒渺、荒昧、荒莽、荒謬、荒亡、荒忽謰語，耄、鐵、芒、漠、渺、昧、莽、謬，都屬明類，亡、忽古音也都屬明類，可知荒字古音也屬明類。又爾雅釋天：『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曆書作『大芒落』；芒屬明類，可知荒字古音也屬明類。依上面所證明，知道荒唐底荒，合謬悠底謬，都是明類發音，是有雙聲的關係的。

又，悠从攸聲；从攸聲的字，現在還有條，鯈、鰷、滌、莜、鋚，和鯈、絛等字，都是定類發音的；又有篠字，還是透類發音，透從定變，古音也是定類發音；可以推知从攸聲的字，古代都屬定類，而攸和悠古音也屬定類。攸字可借作逌字：尚書多方：『不克終勸于帝之逌』，馬本作攸。逌字訓道；逌道同韻，同屬定紐，攸也合逌道同韻，借攸作逌，就是借攸作道，可以推知攸字古音也屬定

類。攸字又借作鋚字；鋚从攸聲，訓長訓疾，現屬審類發音；審從透變，透從定出，古音也屬定類。長字現屬澄類，澄從定變，古音也屬定類，可知借作鋚字的攸字，古音也屬定類。悠字訓遠訓長，也借作鋚字，依前證可知悠字古音也屬定類。淮南子脩務覽：「我誕謾而悠忽」；忽从勿聲，古音屬明類，合讀雙聲：因此推知誕合悠古音也是雙聲，同屬定類。悠陽、悠揚，倏暘、篠傷、滌滺謰語。又、鋚字變作鞗字，毛詩屢稱鞗革，鄭箋訓「轡首垂」，合說文解字鋚字說解「一曰轡首銅」相同。鐊字說文解字訓馬頭飾，毛詩「鉤膺鏤鐊」，字變作鍚，鄭箋訓「眉上曰鍚，刻金飾之」，合說解相同。照此看來，鋚和鐊同是馬身飾物，也是謰語。又滺滺湯湯，同訓流兒，滺湯也是謰語。現在从昜聲的字，像蕩、鴹、餳、鐊、盪等字，還是定類發音；可知古代从昜聲的字，本來都是定類發音，而湯、揚、暢、觴、瘍等字，合陽盪等字，是相互為雙聲的。因此，可以推知悠字、篠

字、𣿬字（就是攸字變體），也合絛、滌、鋚等字是相互爲雙聲，而同屬定類發音的。依上面所證明，知道謬悠底悠，合荒唐底唐，都是定類發音，也是有雙聲的關係的。現在把荒字古音和悠字古音都證明了，就可以看出荒唐和謬悠，有相互平行的關係，而是姊妹疊韻謰語，並非各自獨立的疊韻謰語。

以（篆作㠯）聲的字，古代都是定類發音，所以現在還有怠、箈、殆、駘等字，都是定類發音的。依前邊所用的方法證明起來，可以舉出許多證據；這裏姑且從略，只舉一個用方音來作證的例。說文解字：『矣，語已詞也，从矢，㠯聲』。此字就是現在普通話中的『了』字；各處方言有作『啦』字的，有作『哩』字的，有作『嚏』字的，有作『囉』字的，有作『咧』字的，都是來類發音，合『了』字雙聲。來從定出，這些來類發音的字，古音都屬定類。江浙兩省間的方言，多數是作『者』字的，正合毛詩天作『彼徂矣岐』，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引作『彼徂者岐』

相合。者現屬照類，古屬端類：端從定出，實屬定類。杭州方言中此字作「得明」：兩音拚合，正是者字讀端類的發音。紹興縣屬上祝中祝下祝三村方言，正是作「得明」兩字底拚合音的。蕭山方言中，此字作「題」，正是定類發音：可見蕭山話中的「奚」字，是比較最早的發音，而普通讀音的喻類或影類發音，是變遷以後最遲的發音，在端類發音和來類發音之後。

以上所用的方法，除用方音作證的方法以外，其餘像同从一聲的字，古代都是同一個發音的原則，義近聲同的原則，以及用雙聲謰語和姊妹疊韻謰語證明古聲類的方法，都是我個人所發見。雖然不曾做過普徧的歸納工作，但是從上面所舉的例證看來，這些原則和方法，是比較可靠的。咱們如果用了這些原則和方法，做起比較普徧的歸納工作來，我想一定可以作成確定的結論的。不過這種考得的古代發音，是較早的，大約是在第二期以前的；而且咱們現在只能知道古代

的發音如此，而不能知道變遷底時代進程如何和原因何在了。

至於第二期以後的聲類變遷，因爲做這種考證的工作的人太少，而且所考證的只是籠統地稱爲古聲類，不曾指出某一個時代的古聲類如何，所以時代性很不明瞭。現在且把前人考證古聲類的略史和他們所得到的結果敍述如左。

考證古韻的起源，遠在宋代；到清代而做這種工作的人，可稱盛極一時。但是考證古聲的工作底開始，卻在清代中葉，而且人數無多。最初是嘉定錢大昕氏作舌音類隔不可信，和古無輕脣音各一篇，以古書中同聲相訓，同字異文，和漢魏六朝人所作反切以及直音等，證明捲舌齶聲的知徹澄三類，古代讀作端透定三類；輕脣聲非敷奉微四類，古代讀作幫滂並明四類。錢氏又發見平舌齶音捲舌齶音常常流變作捲舌齒音；不過所舉證據不多，不曾有確定的結論。後來新化鄒漢勛氏作五韻論二卷，其中自二十三篇至三十六篇，都是論古聲的。這幾篇論文，

在原書中已經闕佚，只存篇目。從他底篇目上看來，除二十三二十五和三十三各篇，都是以錢說爲根據的，二十四篇論照穿牀審當析爲照穿神審甾初牀所，好像是根據番禺陳澧氏切韻考的以外，其餘像二十六篇論穿之穿闕當并徹透，二十七篇論釋當併澄定，二十八篇論泥孃日一聲，都是一種比較正確的新發見。不過他所用的證據如何，因爲原文已亡，不能知道；而且其餘各篇所論，都是支離怪誕，不可憑信的。同時番禺陳澧氏作切韻考三卷，從廣韻中所用的切語上一字考得切韻時代的古聲有四十一類，比唐末釋守溫所定的聲類多于、莊、初、神、山五類。近人章炳麟氏，作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一篇，證明孃、日二聲，古代都讀作泥類。他底文始一書，敍例中說，『齒頭破碎，宜在正齒』，是說精清從心邪五類，古代讀作照穿牀審禪五類。後附紐表，又把喩類附於影類，以爲喩類古代讀作影類。他底弟子黃侃氏，作音略一篇，以爲古代喉音無喩于二類，應歸入影

類，舌後音無羣類，應歸入見類，而知徹澄三類和照穿神三類，古音都讀作端透定三類，審禪二類，古代讀作透定二類，莊初牀山四類，古代讀作精清從心四類，邪類古音也讀作心類。其餘都合錢章二氏所考證的結果相同。所以黃氏底古聲類表是：——

喉聲	舌後聲	平舌齒聲	捲舌齒聲	重脣聲
影喻	見	端知	照精	幫非
	溪	透徹	穿清	滂敷
	羣	定澄	牀從	並奉
	曉	來	審心	明微
	匣	泥日孃	禪斜	
	疑			

黃氏底古聲類表是——

喉聲	舌後聲	平舌齶聲	平舌齒聲	重唇聲
影喻于	見羣	端知照	精莊	幫非
	溪	透徹穿審	清初	滂敷
	曉	定澄牀禪	從牀	並奉
	匣	來	心山邪	明微
	疑	泥孃日		

照黃氏表中所列，切韻時代所有的四十一個聲類，古代只有十九類；凡是表中用小字旁注的喻、于、羣之類，都是古代所無，而歸入大字正寫的影、見各類的。

黃氏台章氏不同之點，從右列兩表可以看出：(一)章氏是就釋守溫三十六聲紐，歸併成古音二十一聲類的，黃氏是就陳氏所考得的切韻時代四十一聲類，歸

併成古音十九聲類的；（二）章氏以爲古音無平舌齒聲，而只有捲舌齒聲，黃氏恰合他相反。章氏『齒頭破碎，宜歸正齒』的話，我曾問過他；他說，『此亦無誠證』。可見不曾做過歸納工作，拿不出證據來。黃氏以莊初牀山歸精清從心，以照穿神歸端透定，以審禪歸透定，大約是有證據的，可是他不曾把證據發表出來。現在我替他代找了一些證據，且等下文再講。至於章黃二氏，都以喻類歸影，卻是錯誤的，也等下文說明。

近人林語堂氏，做了一篇古音中已遺失之聲母（語絲第四卷第四十二期），他批評黃氏底證明古音只有十九聲類的方法，用的是循環式的論證。他說：

黃氏何以知道古音僅有十九紐呢？因爲在所謂『古本韻』的三十二韻中，只有這十九紐。如果你再問：何以知道這三十二韻是古本韻呢？那末，清楚的回答，便是：因爲這三十二韻中只有『古本紐』的十九紐。這種以乙證甲，又以

甲證乙的乞貸論證，豈不是有點像以黃臉孔證明中國人爲偉大民族？何以知道中國人偉大呢？因爲他們黃臉。但是何以知道黃臉人偉大呢？因爲中國人就是偉大民族。

案這『乞貸論證』，嚴復譯的穆勒名學，作『丐問智詞』；意思是乞取問句中的話，來作答語。中國人底論文裏面，很多是犯這種毛病的。

他這批評，是很不錯的。不過我曾經聽到有人說，『黃氏除這種乞貸論證以外，還有別的證據。不過那種證據，還不見得十分圓滿，所以不願發表』。我想，他那種證據，咱們雖然不能確實知道；但是猜測起來，或許就是等韻家所謂「一等韻」中，只有這十九紐。從清代以來，研究古聲韻的人，除江永氏是兼研究等韻，而且確信等韻的以外，其餘都有一種傳統的習慣，都看不起等韻家。即使像江氏底弟子戴震氏，也是兼研究等韻的，他底著作中，也是兼採等韻家言的，但是襲其實而

諱其名，諱言等韻。黃氏大約也脫不了這種習慣，所以不願意拿等韻家底證據，來作他發見古本紐的證據。其實，那種證據，也是靠不住的。例如古無羣類，便是不可信的一點。向來研究古聲類的人，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為聲類是先有清聲，後有濁聲的。這種觀念，恐怕是合事實相反的。我底觀察，卻以為先有濁聲，後有清聲。並且，如果說古無羣類，而羣歸於見；那末，古聲也應該無匣定從並等類而歸於曉端精幫了，何以獨無羣類呢？現在南方各地的方音中，還有保存着見類底濁音羣類，而屬於一等韻的；北方方音中，卻連二三四各等韻的見類濁音的羣類，也沒有了。可見切韻時代一等韻無羣類，是消失了，不是本來就沒有的。

林氏文中以為喻類古讀了音，是山類底濁音，不是影類底濁音，是一個古音中已消失之聲母，不能認它為古歸影類的；這話也有相當的理由。但是他所舉出的證據，都是些喻類古音流變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的發音，而不是喻類最早——或

是較早——的發音。其實喻類古音，的確不從影類變出，而是從定類變出的。說文解字中從喻類各字得聲的各字發音底流變的痕迹，是泥定端透日澄知徹神照穿禪審牀精清邪心等類都有。可見喻類各字較早的發音，是屬於定類；而禪類邪類的發音，不過是流變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林氏因爲莊初牀山這一組中，獨缺一個合禪邪相當的山類濁聲，想把喻類拉來補這個空缺，所以只取了從喻類各字得聲而作禪類邪類發音的各字來作證據，把其餘的發音丟開不管，這是有了大胆的假設而不曾小心地求證，爲成見所誤了。因此，咱們可以斷定喻類各字，古音應該歸定，不應該歸影，不過在它們流變的過程中，有許多字或許曾經作山類濁聲的發音，但並不全體如此。

至於莊初牀和照穿神六類底發音，現在北方方音是合知徹澄三類底發音相同的，山和審也是相同；而這莊初牀山四類，照穿神審禪五類，知徹澄孃日五

類，都是捲舌音。這三組爲什麼現在北音會差不多併成一組的呢？我以爲捲舌齶聲知徹澄孃日，是由平舌齶聲端透定泥上移，變平舌爲捲舌而成的；捲舌齒聲照穿神審禪，是又由平舌齶聲端透定下遞而成的，（端透定下遞，捲舌抵齒齦而成照穿神，透定下遞，捲舌逼齒齦而成審禪；至於捲舌齒聲莊初牀山，卻是由平舌齒聲精清從心變平舌爲捲舌而成，——精清從上移，捲舌抵齒背而成莊初牀，心上移，捲舌逼齒背而成山。下遞的平舌齶聲和上移的平舌齒聲相會於齒齦齒背之間，而又合捲舌齶聲都是捲舌，所以相差頗微細，而在切韻時代原分兩組的，到了釋守溫時代，就把兩組捲舌齒聲合併作正齒音一組，而現在的北方方音，簡直連捲舌齶聲也加入而合成一組了。

平舌齶聲端透定泥上移而成捲舌齶聲知徹澄孃日，平舌齶聲端透定下遞而成捲舌齒齦聲照穿神審禪，平舌齒聲精清從心上移而成捲舌齒背聲莊初牀山，這是

大體如此的。不過因爲捲舌齒齦聲、捲舌齒背聲和平舌齒聲都是齒聲，相差頗微細；所以捲舌齒齦聲有時候也會下遊而成捲舌齒背聲，更下遊而成平舌齒聲。因此，從平舌齶聲到平舌齒聲上移下遊之間，往往有互相流變的痕迹，不能嚴分界限。現在舉出幾個例證如左。

(一)儀禮士喪禮：『西領南上不綪』；注：『綪讀爲錚，屈也，古文綪皆爲精』。精屬精類，綪錚都屬莊類，可知古音綪錚也屬精類。

(二)易『朋盍簪』；馬融本作臧，荀爽本作宗。臧宗都屬精類，簪屬莊類，可知古音簪也屬精類。

(三)易：『日中則昃』；孟喜本作稷。春秋：『日下昃』；穀梁作稷。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史記趙世家：『秦昭王名稷』；世本云：『名側』。側仄義同，且仄爲昃。稷屬精類，昃仄側都屬

莊類，可知古音昃仄側也屬精類。

（四）禮少儀：「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注：『古文禮僎作遵，僎或爲騶』。僎遵屬精類、騶屬莊類，可知古音騶也屬精類。

（五）詩：『在渭之將』；毛傳：『將，側也』。將屬精類，側屬莊類 可知古音側也屬精類。

右列五例，是證明莊出於精的。

（六）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倅屬清類，簉屬初類，可知古音簉也屬清類。

（七）釋名：「親，襯也，言相隱襯也」。親屬清類，襯屬初類，可知古音襯也屬清類。

（八）釋名：『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聰屬清類，窗屬初類，可知古

音齒也屬清類。

(九)莊子：『竊竊然知之』；司馬彪說：『竊竊，察察也』。竊屬清類，察屬初類，可知古音察也屬清類。

(十)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今南陽名穿地；又，竁聲如腐脃之脃』。漢書：『王莽掘丁姬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竁中。案廣韻十三祭：『竁，葬穿壙也，此芮切，又楚稅切』，又十三線：『竁，穿也，尺絹切，又初稅切』。集韻：『脺，此芮切』。此芮切的音屬清類，楚稅切的音屬初類，尺絹切的音屬穿類，可知古音竁底三音，出入於清穿初三類，大約是由清上移入初，再上移而入穿的。

右列五例，是證明初出於清的。

(十一)易：『爲犛馬』；京房荀爽本皆作柴。犛，在亦反，讀若藉，今人讀脊者誤。犛藉屬從類，柴屬牀類，可知古音柴也屬從類。

(十二)周禮：『蠟草，國祭蜡則歓豳頌』；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當爲蜡』。蠶屬從類，蜡屬牀類，可知古音蜡也屬從類。

(十三)詩：『潛有多魚』；韓詩作涔。書：『沱潛旣道』；史記夏本紀作涔。潛屬從類，涔屬牀類，可知古音涔也屬牀類。

(十四)左傳：『椲子咋謂林楚』；注：『咋，暫也』。暫屬從類，咋屬牀類，可知古音咋也屬從類。

(十五)左傳：『芟夷蘊崇之』；注：『崇，聚也』。聚屬從類，崇屬牀類，可知古音崇也屬從類。

看到五例，是證明牀出於從的。

（十六）周禮：『巾車疏飾』；注：『故書疏爲梢』，杜子春讀梢爲沙。又，『典瑞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讀疏爲沙。梢屬心類，疏沙屬山類，可知古音疏沙也屬心類。

（十七）說文解字木部：『梢从木，肖聲，讀若芟刈之芟』。肖梢屬心類，芟屬山類，可知古音芟也屬心類。

（十八）周禮：『掌客，牲三十有六』；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又，『不受饔食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腥屬心類，牲屬山類，可知古音牲也屬心類。

（十九）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書或作數』。又，『弓人，『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速屬心類，數屬山類，可知古音數也屬心類。

（二十）禮中庸：『素隱行怪』；漢書藝文志引作索隱。左傳：『八索九邱』；釋文：『索本或作素』。孔安國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仙民音素，本或作素。釋名：『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素屬心類，索屬山類，可知古音索也屬心類（索綱索之索也屬心類）。

右列五例，是證明山出於心的。

（二一）儀禮少牢禮：『廩人概甑甗』；注：『古文甑爲烝』。烝屬照類，甑屬精類。照出於端，也就是出於定。甑从曾聲，曾聲的字，意義多含朕聲（古屬定類）的字相類。可知甑是從定類下迤到照類，再下迤而入於精類的，古音合烝同屬照類。

（二二）莊子：『厲風濟則衆竅爲虛』；郭象說：『濟，止也』。止屬照類，濟屬精類。濟从齊聲；齊，整也、中也、等也、莊也；齊莊中正爲雙聲。整

屬照類』，中屬知類，等屬端類，莊屬莊屬，正屬照類；所以齊雖屬從類，而實出於端類定類知類照類的。可知濟是從定類下遁到照類，再下遁而入於精類的，古音合止同屬照類。又，濟渡涉同義，渡屬定類，涉屬禪類，而竟從定出，也足為證。

（二三）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暗噁叱咤』；咤或作吒，漢書作猝嗟，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叱屬穿類，猝屬清類，咄屬端類。案咤屬知類，从宅聲，宅屬澄類，宅第雙聲，本出於定；嗟屬精類，而从左聲，左聲的字，如惰嫷墮隋等，現在還屬定類，髻還屬端類，橢還屬透類，所以古音嗟也屬定類端類透類。穿出於透，古叱音也屬透類。猝从卒聲，卒，終也；終从冬聲　屬照類，實出於端類；冬聲的字，屬定類端類透類的頗多；所以猝古音也應該屬端類透類。暗噁既是雙聲，依同例，叱咤也

廳訬是雙聲，而猝嗟咄嗟也都是雙聲。因此，可知猝是從定類下迻到穿類，再下迻而入於淸類的，古音合此同屬穿類。

（二四）史記田蚡列傳：『貌侵』；集解引韋昭云：『音寑，短小也』；又云：『醜，惡也』。醜屬穿類，侵寑屬淸類。案寑又作㾕，訓痛；痛屬透類，可知侵寑㾕都從透類下迻到穿類，再下迻而入淸類的，古音合醜同屬穿類。

（二五）釋名：『水中可居曰洲，洲，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也』。洲屬照類，聚屬從類。聚聲有驟，屬牀類；但馳驟雙聲謰語，而馳屬澄類，古音屬定類，推知古音驟也屬定類。因此，可知聚是從定類下迻而入神類，再入從類的，古音合照類的洲，屬於同組。

（二六）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屬審

類，信屬心類。案信，實也、宿也；宿屬心類，實卻屬神類。誠信謰語，誠屬禪類；禪從定出，本屬定類。信常常假借作申伸身等字，它們都屬審類。申就是古文電字，現在的電字從申得聲，古音申實屬定類。因此，可知信是從定類下迤到審類，再下迤而入於心類的，古音合身同屬審類。

（二七）莊子：『申徒狄』；崔譔本作司徒。史記留侯世家：『以張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言訛轉，字亦隨改』。申屬審類，司屬心類。案司，主也、臣也；主屬照類，臣屬禪類，都從定出。司聲的祠，爲春祭之名，合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是相類的謰語。祠屬邪類，禴屬定類，嘗屬禪類，蒸屬照類，其中以禴底發音爲較早，其餘三字，古音應該也屬定類；禪照二類，本都出於定類，邪類也合定類

相出入，可以推知。申爲電底古文，古音本屬定類，今音底古音正是相應。因此，可知言是從定類下迤到審類，再下迤而入於心類的，古音合申同屬審類。

(二八)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伸屬審類，信屬心類，證同(二六)例。

(二九)春秋：『肆大眚』；穀梁傳：『肆，失也』。失屬審類，肆屬心類。失聲的字，如秩紩帙等字，現屬澄類，實出定類。肆，陳也，突也；陳屬澄類，實出定類，突屬定類。因此，可知肆是從定類下迤到審類，再下迤而入於心類的，古音合失同屬審類。

(三十)禮郊特牲：『凡涗，新之也』。涗屬審類，新屬心類。案涗从兌聲，古音屬定類。新从陳省文，應是雙聲；陳屬澄類，實出定類，新底古音應該

也屬定類。因此，可知新是從定類下迤到審類，再下迤而入於心類的，古音合況同屬審類。

(三一)漢書食貨志：『穀價翔貴』；晉灼讀常。常屬禪類，翔屬邪類。翔實讀語，實音屬禪類，可知翔是從禪類下迤而屬於邪類的，古音合常同屬禪類。

右列十一例，是證明照穿神審禪五類下迤而入於精清從心邪五類的。

大約平舌齒聲合平舌齶聲一樣，因為平舌的緣故，是一種易發的音，可以推知是早有的。由平舌齶聲上移而成捲舌齶聲，或下迤而成捲舌齒齦聲；由平舌齒聲上移而成捲舌齒背聲；都是後起的。不過捲舌齒齦聲下迤的趨勢，常常不以齒齦為限，而流入於捲舌齒背聲，再下迤而流入於平舌齒聲；所以從平舌齶聲起，到平舌齒聲，常常有互相流變的痕迹。

因此，咱們可以確認喉聲、重脣聲、平舌齶聲、平舌齒聲、舌後聲，都是早有的；而輕脣聲、捲舌齶聲、捲舌齒齦聲、捲舌齒背聲和舌前聲，都是後起的。輕脣聲和捲舌齶聲底後起，已經由錢氏章氏證明了；咱們更可以從六朝人底雙聲語和雙聲詩中，知道那時候重脣聲和輕脣聲不分，平舌齶聲和捲舌齶聲不分，舌後聲和舌前聲不分，而且于類和匣類不分的實例。例如南朝齊王融雙聲詩：

園(于)蘅(匣)眩(匣)紅(匣)蘤(于)，湖(匣)荇(匣)爗(于)黃(匣)花(曉)；迴(匣)鶴(匣)橫(匣)淮(匣)翰(匣)，遠(于)越(于)合(匣)雲(于)霞(匣)。

爗字或作燁，大約是清代人避康熙諱而改的。花字是晉代以後的新字，那時候也許讀音還合蘤字一樣，也屬匣類的。從這詩中，可以看出那時候是于類和匣類不分的；而于類和喻類底區別，也可以從此中看出。又如南史載：「羊戎好爲雙

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

官家恨狹，更廣八分。

文帝好與元保（戎之父）弈。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

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

現在官更廣溝光五字，都是舌後聲見類，家金既佳景五字，都是舌前聲見類；但是當時都作舌後聲見類。現在恨是舌後聲匣類，狹是舌前聲匣類；但是當時都作舌後聲匣類。現在八字是重脣聲幫類，分字是輕脣聲非類；但是當時都作重脣聲幫類。現在銅字是平舌齶聲定類，池字是捲舌齶聲澄類；但是當時都作平舌齶聲定類。又如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

愚魏衰收。

案汲古閣本作『遇魏收衰曰愚魏』。

魏答曰：

顏嚴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𠟱鼻平；飯房笭籠，著孔（案當作札）嘲玎。

現在魏字是舌後聲(疑)類，愚顏嚴三字都是舌前聲疑類；但是當時都作舌後聲（現在方音中愚顏嚴等字還有作舌後聲的）(疑)類。現在腥字是平舌齒聲心類，瘦字是捲舌齒背聲山類；但是當時都作平舌齒聲心類。現在狗字是舌後聲(見)類，頰字是舌前聲見類；但是當時都作舌後聲(見)類。現在鼻平兩字是重唇聲並類，飯房兩字是輕唇聲奉類；但是當時都作重唇聲並類。現在著嘲兩字是捲舌齶聲知類，札字是捲舌齒背聲莊類，玎字是平舌齶聲端類；但是當時都作平舌齶聲端類。又如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當經郭文遠宅，見其門閥華美，乃曰：

是誰第宅過佳？

婢春風出曰：

郭冠軍家。

元謙曰：

牝婢雙聲。

案如隱堂本牝作凡。

春風曰：

儜奴慢罵。

現在第字是平舌齶聲定類，宅字是捲舌齶聲澄類；但是當時都作平舌齶聲定類。

現在過字是舌後聲(見)類，佳字是舌前聲見類；但是當時都作舌後聲(見)類。現在郭冠兩字是舌後聲(見)類，軍家兩字是舌前聲見類；但是當時都作舌後聲(見)類。現在凡字是輕脣聲奉類，婢字是重脣聲並類；但是當時都作重脣聲並類。現在雙字

是捲舌齒背聲山類，孱字是捲舌齒齦聲審類；但是當時都作捲舌齒齦聲審類。現在儒字是捲舌齶聲孃類，奴字是平舌齶聲泥類；但是當時都作平舌齶聲泥類。

從右邊所引的例證中，可以知道那時候——南北朝——聲類底一斑。其中有疑問的，就是魏收李元謙底時代，合陸法言相去不遠；當陸法言編切韻的時候，捲舌齶聲雖然還不曾從平舌齶聲中分出，而捲舌齒齦聲和捲舌齒背聲的各聲類，都已經分別從平舌齶聲和平舌齒聲中分析出來了。但是右列例證中，山類的使字，還合心類的腥字不分；莊類的札字，還合知類的著嘲兩字和端類的盯字不分；而山類的雙字，又合審類的聲字不分；是否因為平舌齶聲捲舌齒齦聲和舌齒背聲平舌齒聲相差頗微細，互相流變，而當時的方音已經沒有什麼區別的緣故，在沒有得到他種證據的時候，是不能斷定的。